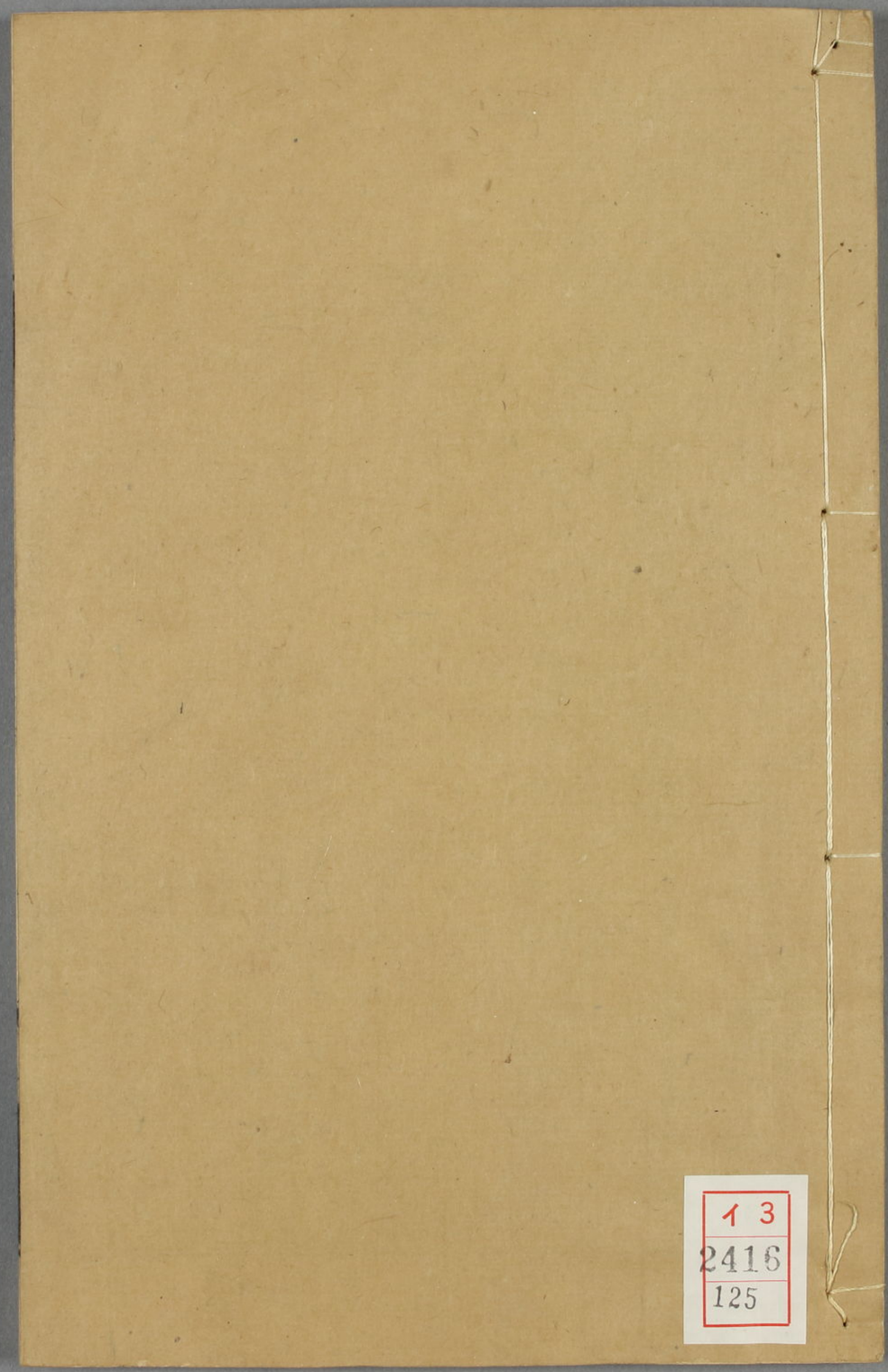




1 3
2416
125



人部三十四　德　德服人　讓　德服人〔附〕

德一　入德服人

釋名曰德得也得事宜也　原易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　又曰君子以成德爲行　增又曰敬義立而德不孤　又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又曰日新之謂盛德　又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又曰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尚書曰柔遠能邇惇德允元　原又

13
2416
125
半澤文庫
<2004-685>

曰惟德動天 書 又曰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 又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又曰德懋懋官 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 又曰用德彰厥善 又曰同力度德 又曰樹德務滋 又曰德將無醉 又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詩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知者豈不知也 又曰令德壽豈 又曰肆成人有德 原 又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書 又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禮記曰太上貴德 又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 又曰民有德而五穀昌 又曰其德盛者其志厚 又曰儒有澡身而浴德

周禮曰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 春秋左傳曰恕而行之德之則也 原 又曰昭令德以示子孫 書 又曰太上有立德 又曰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 穀梁傳曰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 孝經曰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 焦氏易林曰三世爲德天祚以國 史記樂書曰約則修德滿則棄禮佚能思初安能維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非大德孰能如斯 天官書曰一年種之以穀十年樹之以木百年來之以德 漢書董仲舒傳曰天道大者在於陰陽陽爲德陰爲刑

天使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　公孫弘傳曰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　老子曰修之於身其德乃眞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　管子曰聖人上德而下功　莊子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爲悅共給之之爲安昭音超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　鶡冠子曰德萬人者謂之雋德千人者謂之豪德百人者謂之英　黃石子曰德者人之所得使萬物各得其所欲　桂巖子曰五行變至當救之以德　淮南子曰得其天性謂之德　楊子曰獵德而得德　魏劉邵人物志曰仁者德之基也義者德之幹也禮者德之文也信者德之固也智者德之帥也　韓愈原道篇曰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　周子通書曰優柔平中德之盛也　張子西銘曰聖其合德　程子曰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　西銘初名訂頑　正蒙曰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　邵子曰人必有德器然後喜怒皆不妄爲卿相爲匹夫以至學問

高天下亦若無有也　朱子曰周禮師氏之官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清原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云者强志力行崇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爲日可見之跡也孝德云者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惡則以得於已者篤實深固有以真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爲也蓋不知至德則敏德者散漫無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譏然不務敏德則孝德者僅爲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乎神明然不

務孝德而一於敏則又無以立本而有悖德之累是以兼陳並舉而無所遺也　明王陽明曰友也者以道也以德也天下莫大於道莫貴於德道德之所在齒與位不得而干焉

德二　入德服人

揚子法言曰君子絶德小人絶力或問絶德曰舜以孝禹以功皐陶以謨非絶德耶　周易集解曰周公修文德而越裳獻雉　尚書曰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　詩曰穆穆魯侯敬明其德　左傳宮之奇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

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民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緊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

原　又曰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王孫滿曰在德不在鼎又曰德之休明雖小重也

增　又曰晉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　又曰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　家語曰孔子北遊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各言志回曰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劒戟以為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百年無戰鬬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辨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

原　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公問子韋對曰禍在君可移於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也曰移於民公曰民死誰與為君曰移於歲曰歲饑民必死于韋曰天處高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賞君熒惑果徙三舍

增　孔叢子曰晏子身不滿六尺齊國莫不宗趙文子身如不勝衣相晉國以寧諸侯敬服其德也　左傳晉叔向曰祁大夫外舉不棄仇內

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　原海内先賢傳曰黄憲動則蹈規矩言則發德音　增楊龜山曰黄叔度學充其德雖顔子可至矣

通鑑曰郭泰范滂尹勳巴肅宗慈夏馥蔡衍羊陟爲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　又曰徐穉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禮遜所居服其德　後漢書鄭元傳曰國相孔融深敬元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爲元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商山四皓有園公夏黄公潛光隱耀

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修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四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　王烈傳曰烈以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彦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遺布一端人問其故烈曰盜懼我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懷恥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後有父老遺劒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父老還尋得劒怪而問其姓名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事訟曲直將質之於烈烈或至

塗而反或望廬而還其以德感人若此　通鑑曰管寧見公孫度語不及世事乃因山爲廬鑿坏爲室越海避難者皆就之旬月成邑遂講詩書陳俎豆飭威儀明禮讓非從學者弗見由是度安其賢民懷其德　後漢書曰許郃字子將初爲郡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府中聞子將爲吏莫不改操飭行同郡袁紹去濮陽令歸車從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　晉書羊祜傳曰祜卒南州人征市日聞祜喪莫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爲之泣其仁德所感如此　齊書曰張緒字思曼爲吏部尚書每朝見太祖目送之謂王儉曰緒以位尊我以德貴緒　裴度傳曰度功名震四岳使外國其君長必問度年今幾狀貌何似天子用否其威譽德業比郭汾陽而用不用常爲天下重輕事兩朝以全德始終及沒天下莫不思其風烈　函史曰宋王旦內行醇備事寡嫂謹與弟旭篤恩家事一無所問寡人未嘗見其喜慍之色卒後仁宗篆碑額曰全德元老之碑　大臣傳曰韓琦姿貌偉特美鬚髯目森秀圖繪傳天下人以爲高山太嶽望之氣象雄傑而包育細微畜泄雲雨藏匿寶怪理宜然也歐陽修深服琦之德量嘗曰累百

歐陽修何敢望韓公　耕之稟編曰趙康靖公槩厚德長者口未嘗言人短與歐陽文忠公同知制誥後亦同秉政及文忠被謗康靖密申辨理至欲納平生誥敕而文忠不知也　宋史富弼傳曰弼性至孝恭儉好修與人言必盡敬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亢禮氣色穆然不見喜慍其好善疾惡出於天資元祐初配享神宗廟庭哲宗篆其碑首曰顯忠尚德　文彥博傳曰彥博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唐介劾其在蜀日以奇錦結宮掖介貶彥博亦罷至和二年復入中書御史吳中復乞召還唐介彥博因言介頃為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時以彥博為厚德　司馬光傳曰光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毋知之乎　范純仁傳曰親族有請教者純仁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　蘇頌傳曰頌掌選五年有訴者必取案牘使自省閱訴者服而退其不服者頌必往復辨難度可行行之苟有疑則為奏請選人多感其德即不得所欲者亦心服而去　邵雍傳曰司馬光兄事雍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鄉父予昆弟每相飭曰毋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雍德器粹

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羣居燕笑終日不爲甚異與人言樂道其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強以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　尹焞傳曰焞學窮根本德備中和言動可以師法器識可以任大近世無出其右者

楊時傳曰時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遊號曰龜山先生　蔡覺軒近思後録曰呂和叔明善志學性之所得者盡之於心心之所知者踐之於身妻子刑之朋友信之鄉黨宗之可謂至誠敏德矣　元紀曰吳澄爲國子司業嘗爲學者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其弊必偏於言語訓釋故學以德性爲本　續文獻通考曰本朝學者見道分明踐履篤實粹然成德惟河津薛文清一人至呂涇野出完名令德不忝文清呂柟號涇野明正德朝人　又曰邵寶字國賢操履端謹於聲色貨利嬉戲事絶口不言嘗自言曰願爲眞士夫不願爲假道學人稱公於家爲孝子於世稱純儒傑然爲天地間完德君子　又曰魏良弼居家孝友表式一方與鄉人遇禮恭而言直偶出片語箴誡退輒稱説以作家範父子兄弟有過則悚然慚恚曰慎勿令魏水洲聞其爲閻左所敬憚如此良弼

時稱爲水洲先生

德三　入德服人

原潤身　載物大學德潤身　易坤象君子以厚德載物

聚書作德心逸日休檀道鸞續晉陽秋陳仲弓從諸子姪詣荀淑父子於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

惟馨　既飽書明德詩既飽以德惟馨

子其德不回　左傳夫德儉而有度也

日躋　時符正蒙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

知而天獨知之者矣　關聖人之德時符非聖人能

有容　無外書有容德乃大鄧析子無外者德

張溫弘雅之素英秀之德　英秀　吳志駱統表曰

曰明道先生德性充完粹　充完　性理河間劉氏

心醉先生行實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　粹和之氣盎於面背　形全　德全德全者形全　宋程明道

誠服覿德者心醉　調五行　合太極　淮南子其德優天地而和陰陽節四時而調五行　卻伯溫系述備天地而無萬物而合德於太極者其惟人乎

原非威非懷　韓愈原道篇道有何以示德有凶有吉左傳孝敬忠信爲吉

德盜賊藏奸爲凶德　皎如日星　固於膠漆　性理游定夫清德重望皎如日星

春秋繁露以德爲國者甘於飴蜜固於膠漆　陳恬

冬日夏雲　和風甘雨　性理程子曰得之於心謂之德　程伯淳贊本以正身惟德溫溫如冬之日如夏之雲　朱子

睟面盎背　啟口容聲　孟子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豈待勉強也　程子有德者不矜於文學之門啟口容聲皆至德也　又程子

高風承世　正士趨門　先賢行狀鍾皓字季明祖父至名皓高風承世除林慮長　德著　彙苑詳注楊綰大曆中

不就人位不足天爵有餘德望日崇天下雅正之士不遠數千里爭趨其門

覽輝千仞　圖畫百城　賈生弔屈原賦鳳翔於千仞世說陳寔子紀謙齊德同行豫州皆圖畫三君之形像今覽德輝而下之豫州百城爲

爽爽法汰　堂堂子昂　孫綽

釋法汰替凄風拂牀明月映堂爽爽法汰較德無忤三國魏志邢顒字子昂時人稱之曰德行堂堂那子昂

仰望風采　遂聞頌聲　宋文彥博傳彥博立朝端重人來朝仰望風采顧盼有威遠人

采其德望固足以折衝冕之傳冕之行北徐州事爲吏人所愛崔子武爲御史張督察州郡至北徐無所案劾惟得百姓清德頌數篇乃歎曰本求罪狀遂聞頌聲

玉出幽谷　桂馨一山　焦氏易林

注武帝謂東方朔孔顏之道德何勝朔曰顏淵如桂馨一山孔子如春風至則萬物化生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冠絕當時史記禮書

宰制萬物　冠絕當時　禮記禮

光憲北夢瑣言王文公凝清修重德冠絕當時每就寢孫息必义手而卧憲夢寢中見先靈也

常居大夏　復歸嬰兒　上見本類

老子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格天極地　含陽吐陰　歐陽修會聖宮頌至德之及上格於天下極於地意棄聰明反無識含陽吐陰而廣文子閉九竅滅志意棄聰明反無識含陽吐陰而廣萬物同

生之所扶　長而不宰　文子德者生之所扶也老子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元德

禮樂皆得　容貌若愚　禮記禮樂皆得唐崔

老子列傳謂之有德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崔鄢一門　潁川四長　鄢傳

崔鄢兄弟居光德里構便齋宣宗聞而歎曰鄉一門孝友可爲士族法因題曰郡荀淑鍾皓陳寔皆爲縣長所至稱川四長

乾元坤元　天産地産　禹孟子統言之曰仁人心也亦猶在易乾坤四德

性理南軒張氏曰統言乾元坤元也以中禮防之以地産作陰德

禹貢禮以和樂防之

禹孟子統言之曰仁爲四德之長而又可以兼包四德乎曰苗始其天産作陰德

子　竹美賢侯　管子粟可比於君子之德

少衡乎何其驕子至其壯

何其七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系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正字通物之鮮者爲兔竹土地所宜故風人以此美武公之德也 出詩雅傳淇之奄 爲龍爲光而康而色 詩爲龍爲光其德不爽而色曰予攸好德 尚顓淵從師 正蒙顓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業於戰國之際所以潛見之不同 列子儒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行年六十都散其庫藏珍寶其死也無瘞埋之貲禽滑釐曰端木叔往人也辱千生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 扶世導民 開物成事 漢書建元元年詔曰扶世導民莫善於德無能子文王說有爲之德開物事成 包衰天地 橫絶古今 無能子無德之德包衰天地 宋淳熙 橫絶古今 九徵皆至 七葉重光 固聲清色懌儀正容直則九徵皆至純粹之德也 初譚集王筠與諸兄書史稱安平崔氏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故蔚宗云崔氏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 俾臧俾嘉 曰誠曰一 詩辭爾爲德俾臧俾嘉 蘇軾司馬溫公神道碑論云 宗賢尚齒 利用安身 大唐新語張法爲許州司戶有侍佐自相毆競者法曰禮宗賢尚齒者重者德也乃舉行鄉飲之禮競者漸謝而退 易繫辭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名標五鳳字成三山 高地廣 天祐民歸 文子曰仁智者其德修地廣者其德厚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天歸于一德 尚書非天私我有商 其後轉升 此虩相稱 義膺文 杜甫詠雞頭鷺鷥喙龜頸龍形鱗翼魚尾成字首文曰順德背文曰信於元龜洛上乃有大鳥雞其狀如鸛體備五色三文義膺文 初譚集劉眞長標寄羊劉時人比之表 喜母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有方之范汪者劉復喜母又不聽其後眞長年德轉升論者比之荀燦比

史楊紹子雄封清漳王仁壽初帝以清漳不允聲望命職方進地圖指安德郡示羣臣曰此號足為名德相稱乃改封安德王 陳氏三君同應寵命 王家六世並樹高名後漢書陳寔子紀諶齊德同行父子並著高名時號三君每宰相府辟名嘗同時遊命並雁成羣 文選王儉集序晉中興以來六姓名德海內冠冕 指庭中之柳樹每想高風 經道左之宮碑不忘大惠 世說袁粲在郡嘗於後堂夜集劉祭酒在坐袁指庭中柳樹謂劉曰人謂是劉尹時樹每不衰 大唐新語則天時燕半死者六百餘人沒宮配流豐州道出寧州者老迎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耶相攜哭於狄公德政碑側而後行至豐州復立碑紀德

原 德音詩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又曰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增 國基左傳德國家之基也

原 九世清德晉書羊祜傳祜世吏二千石至祜九世並以清德聞 不為所短後漢書陳寔字仲弓鄉里化其德過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人有 增 鍾君可師通鑑皓以為行稱齊名荀淑李膺當默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可師 望似木雞南華眞經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 道德彬彬三輔決錄馮翊字德文時人為之語曰道德彬彬馮德文

德五入德服人

增 詩漢李陵詩曰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為期 晉陶潛詩曰孔耽道德藝須是鄙董樂琴書田園不履若能超然投迹高軌敢不斂衽敬讚德美 明王禕雜詩曰鳳凰無竹實無以充朝饑麒麟遇畋夫乃比麋與麋君子

負道德不遇將奚為所以魯中叟終身竟栖栖

賦　唐張隨耀德不觀兵賦曰至理之時惟德是貴柔其遠而不襲阜其財而不費以道德為干櫓以禮樂為經緯是以文足昭武可畏雖藏事於伯禹終舞干於兩階然後七旬來格庶績允諧周文既興崇國不道用戡時難以奉天討矧勍敵而未悛爰因豐而自保然後再駕云服四方大造蓋由德所賓信所親豈無五兵且懼於暴物況有七德實在乎安民

詔　明洪武元年詔曰今諸文武雖賴一時輔佐底定大業然而懷材抱德之士尚多隱於巖穴豈政令靡當而人無守與刑辟煩重而士懷居與抑朕寡昧事不師古而致然與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思欲堯舜君民者豈可汩沒而已哉今天下頗定日與諸儒講明治道啟沃朕心豈敢不以古先哲王自期巖穴之士有能以賢輔我以德濟民者尚不吾棄

序　梁元帝全德志序曰老子言全德歸厚莊周云全德不刑呂覽稱全德之人故以全德創其名也此志隆大夫為首伊人有學有辨不夭不貧寶劒在前鼓瑟從後連環炙輠雍容卒歲駟馬高車優游宴喜既令公侯踞掌復使要荒蹶角入室生光豈非盛矣若乃河宗九

策事等神鉤陽雍雙辟理歸元感南陽樊重高閣連雲北海公沙門人成市咨此八龍各傳一藝夾河兩郡家有萬石人生行樂止足為先但使樽酒不空坐客恒滿寧與孟嘗聞琴承睫淚下中山聽樂悲不自禁同年而語也

原頌晉左九嬪德柔頌曰邈邈德柔越天之剛神以知來智以藏往含純溥生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執德純粹岳峻川停履行高潔蕩乎其平敦興聖道率正不傾令聞不已載路厥聲

原贊晉左九嬪德剛贊曰溫溫德剛實秉道純履此聖義體此敦仁篤物博好靡疏靡親九族懷附邦邑望塵貴實賤華尚素安貧雖在崇高必若平民匪道之榮譬之生民褒飾之譽謂之謗身惟義是存惟道是遵

原贊晉左九嬪德剛替曰溫溫德剛實秉道純履此聖

宋張詠自題像贊曰乖則違俗崖則絕物乖崖之名抑以表德

朱子程明道贊曰楊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程伊川贊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原論梁元帝全德志論曰物我俱忘無貶廊廟之器動寂同遣何累經綸之才雖坐三槐不妨家有三徑接五

侯不妨門垂五柳但使良園廣宅面水帶山饒甘果而足花卉葆筠簟而翫魚鳥九月肅霜時饗田畯三春捧繭乍酬蠶妾酌升酒而歌南山烹羔豚而擊西缶或出或處並以全身爲貴優之游之咸以忘懷自逸若此衆君子可謂得之矣

增銘商銘曰嗛嗛之德不足就也　宋朱子據德齋銘曰語道術則無往而不通談性命則疑獨而難窮惟其厚於外而薄於內故無地以崇之

增記宋張文潛司馬溫公畫像記曰盛德之不作於世久矣古之所謂盛德者不施而民服無事而民信未嘗動顏色見辭氣而天下從之若弟子之慕父兄故其爲功也不勞而物莫之能禦三代之亡聖賢不作而士之能有所立於世者亦多矣然皆費心殫力招天下而從之以其智勝之而後能有成是何也德不足而取辦於其才故也故其所建立勞苦而淺陋夫豈不欲爲盛德之事哉蓋其所積者有不足故也子產君子也猶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子產豈欲爲猛哉以爲德之效實難懼夫好尚之難成也是以甘心於其次以求無失嗚乎德者子產之所難而況其下者乎故自秦漢而後更千有餘歲而盛德之士不作蓋無足怪

惟司馬公事君而君敬之未嘗求民而民與之非其類者不合而無不信受其罰者有不悅而無敢謗其自洛入覲也郡邑田里至於京師觀者千萬環聚嗟歎至於泣下嗟乎此可以言語術智得之哉故其相天下也因人之所惡而去之從容指麾內外響應而天下無事矣蓋自秦漢以來至公而盛德之效始見於世可謂盛矣

陰德一

增易曰有功而不德 焦氏易林曰逢時積德身受福慶 周易集解曰陰德施於下故曰德施普也 史記天官書曰紫宮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端兌若見若否曰陰德又曰天一 漢書曰有陰德者天報以福 枚乘傳曰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 老子曰聖人施德不望報 說苑曰有陰德者必享其榮以及其子孫 葉夢得避暑錄曰天下之禍莫甚於殺人爲陰德者亦莫大於活人

陰德二

增左傳曰魏顆敗秦師於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命顆曰必嫁是疾篤則曰必以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我從其治也及輔氏之

役顆見老人結草以抗杜回回蹶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史記曰晉靈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公宰示眯明知之恐盾醉不能起而進曰君賜臣觴三行可以罷欲以去趙盾令先毋及難盾既去靈公伏士未會先縱齧狗名敖明爲盾搏殺狗盾曰棄人用狗雖猛何爲然不知明之爲陰德也　楚史檮杌曰楚莊王賜羣臣酒酣燭滅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以告王曰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命左右皆絕其冠纓比舉火莫知爲誰居二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嘗在前五合五

獲首却敵勝之王怪而問焉對曰臣蔣雄乃夜絕纓者也　漢書何敞傳曰敞六代祖比干學尚書於晁錯武帝時爲廷尉正與張湯同時湯持法深而比干務仁恕數與湯爭雖不能盡得然濟活者以千數注云何氏家傳云六世祖父比干字少卿經明行修無所法律爲汝陰縣獄吏決曹掾平活數千人後爲卅陽都尉獄無冤囚淮汝號曰何公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陰雨比干日中夢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已門有老嫗可八十餘頭白求寄避雨雨甚衣履不沾遺雨止遂出門乃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天錫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如簡長九寸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汝後子孫佩印綬者當如此算　丙吉傳曰上憂吉疾不起使人加紼而封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

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愈　趙熹傳曰帝延集內戚宴會歡甚諸夫人各各前言趙熹篤義多恩往遭赤眉出長安皆爲熹所濟活帝甚嘉之後徵熹入爲太僕引見謂曰卿非但爲英雄所保也婦人亦懷卿之恩　孔融傳曰融爲北海太守郡人無後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皆爲棺具而斂葬之　陳重傳曰重舉孝廉在郎署有同署郎負息錢數十萬債主日至說求無已說文曰說譎責也重乃密以錢代還郎後覺之而厚辭謝之重曰非吾之爲將有同姓名者終不言惠　和熹鄧皇后紀曰后叔父陔言嘗聞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兄訓爲謁者使修石臼河歲活數千人天道可信家必蒙福　後漢書曰王

忳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愍而視之書生謂忳曰吾當到洛陽而被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絕忳即鬻金二斤營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忳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復墮忳前忳後乘馬到洛馬遂奔走牽忳入他舍主人見之喜曰今擒盜矣問忳所由得馬忳具說其狀并及繡被主人悵然良久乃曰被墮飄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忳思自念有葬書生事因

說之并道書生形貌及埋金處主人大驚號曰是吾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在何意卿乃葬之大恩久不報天以此彰卿德耳忳悉以被馬還之彥父不取又厚遺忳忳辭讓而去　世說曰晉庾亮有的盧馬或令賣去亮曰賣之必有買者即復害其生寧可不安已而移於他人哉　晉書毛寶傳曰初寶在武昌軍人有於市買得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諸江中邾城之敗養龜人被鎧持刀自投於水中如覺墮一石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焉　崔鴻後燕録曰趙秋字子武輕財好施鄰人李元度母死家貧無以葬秋謂其兄曰赴死救不足仁之本也家有二牛以與之元度得以葬他年秋夜行見一老母遺秋金一餅曰子能葬我是以相報子五十以後當富貴不可言勿忘元度也　北史李士謙傳曰士謙家富於財躬處節儉每以振施爲務或謂士謙子多陰德士謙曰夫言陰德其猶耳鳴已獨知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　張文詡傳曰文詡每以德化人有竊刈其麥者見而避之盜感悟謝文詡慰諭之誓不言經數年盜者自向人道其事遠近始知　周書宇文測傳曰測性仁恕好施子曾被盜所失者即其妻陽平

公主物也州縣擒獲測曰無之盜遂赦免及測從孝武西遷事極狼狽有從測入關不去左右者乃盜也　撫言曰裴度遊香山寺得緹縵於伽藍楯詰旦有婦人疾趨而至撫膺曰阿父被繫昨從人假犀玉帶不幸遺失於此度因授之以贖父罪　通鑑曰陸元方爲宰相每有遷除密封以進未嘗漏露臨終曰吾於人多陰德子孫其未衰乎　李昌齡樂善録曰竇禹鈞年三十未獲嗣夜夢祖父謂曰汝年過無子又壽不永當早修陰德禹鈞唯諾遂力行善事後生五子並登第　藏書曰王旦父祐事太祖太宗爲名臣嘗諭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彦卿無罪世多稱其陰德　函史曰司馬旦喜周人急里中有貧不能自存者月分俸濟之其人無以報願以女奉箕帚旦驚謝出妻奩中裝嫁之旦光之兄也　稗史曰馬涓父從政未有子置一妾知以葬父鬻身遂歸其家不責所負後夢一翁曰余妾之父也得請於帝願君家富貴涓涓不絶及生子因名涓元祐中擢進士第一　宋史袁韶傳曰韶父爲郡小吏五十無子之臨安妻勸之置一妾察有憂色問之泣曰妾故趙知府女也家四川父歿家貧故鬻妾以爲歸葬計遂遣之其母泣告聘財猶未足以給

歸資今且散矣徐曰賤吏不足辱娘子聘財盡以相奉且出囊中物以益之遂獨歸告妻以故且曰無子命也若有子汝豈不育必待他人哉妻曰君心如此必有子明年生韶　樂善録曰劉洪欽富於財有相之者曰更三年子大期至矣劉甚恐因女出閤得一媵極殊麗名蘭蓀詰其家世乃洛人父官淮西被俘掠劉太息曰是忍置於使令之列耶先其女嫁之劉竟老壽　元史張廷瑞傳曰家有愛妾一日見老人與之語乃其父也以告廷瑞召而視之貌甚肖問欲得汝女歸耶其人謝不敢廷瑞曰汝女居吾家不過羣婢歸嫁則良人矣盡取奩裝書券還之　輟耕録曰顏叔子獨居夜大雨有女子投之令執燭至明不二志　又曰沈仲説年四十未有子妻爲置一妾仲説詢其家世女泣曰妾范復初女也父喪家貧老母見鬻於此仲説惻然淚下曰其父吳中名士乃吾故人豈可爲妾即覓女母使擇壻仲説備奩具嫁之　又曰眞州一巨商至杭相者曰公三日内數不可逃商懼即戒程舟次揚子江見江濱一婦仰天大號商問焉答曰妾夫止有錢五十緡今妾遺失非惟飲食無措亦必被箠死寧自沉商歎曰吾今厄於命彼乃自夭其生哀哉亟贈錢一百緡婦感謝去後過相者

所驚顧曰公胡不死徐笑曰此陰德所致也　明劉基傳畧曰基先世濠仕宋爲翰林掌書宋亡邑人倡義旅復宋事敗元遣使簿録其黨將盡殲焉使者還夜次武陽會大雪其徒市酒濠家語之故濠醉使者而寢之樓探其篋得簿焉僅録渠魁二百人縱火焚樓倉皇掖使者走籍已燬詰旦使者恚無以報命濠謝曰不幸火誠死罪顧火從何來意者簿録多寃天欲生之乎使曰且奈何濠曰使者事竟不可往濠幸有密戚於彼可録所知名以報使諾之已而以前所録二百人授之餘全活無算基生而穎異讀書七行俱下基師鄭復初謂其父

爚曰活萬人者封此子必高公之門矣　李友直等傳畧曰尚書徐晞初爲郡吏有富家謀鄰産陷以殺人罪其人誣服晞導其家訴監司下府晞爲知府言得釋其人德晞甚邀至家飲之酒避去其妻曰吾夫感君恩無以報欲使妾侍君晞大驚曰是何言聲色皆厲妻乃呼夫還相與感泣　明紀編年曰憲宗時有言宣德間遣王三保出使西洋獲奇珍無算者上然之命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時水程時劉大夏爲郎中先入檢得之藏匿他處吏索之莫能得大夏亦祕不言會科道連章諫事遂寢尚書項忠呼吏詰責大夏在旁微笑曰三保下西

洋費銀錢數十萬軍民死者萬計水程雖在亦當毀之
忠謇然揖大夏而謝之指其位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
久當屬公後大夏果居是官　說郛曰明天順癸未羅
狀元倫赴試春闈宿邸舍其家奉盥遺金環於盆羅僕
取以行倫知乃索而還之比至其婦為夫所逼幾捐生
矣是歲禮闈火舉子多厄焉賴謝大韶出之人以為陰
德之報　明文曰儲巖曾大父字重文倜儻負義嘗隆
冬載布數乘入遼遇警道阻人多凍死遂立市門散之
又嘗行道中得遺金歸其人其人分謝悉不受此其種
德所自厚哉厚矣　稗史曰仁和孝廉錢養廉其父為

聘黃氏及笄而黃氏以病瞽女家擬謝婚廉曰聘時完
人也今有此豈非天乎遂娶之恩禮有加人稱其陰德

陰德三

增

立孤　嫁婢　史記韓世家韓厥之子武以成程嬰公孫杵臼之義比天下之陰德也又公孫杵臼立孤與死孰難　搜神記趙明甫令蒲為女覓一婢曰其父當為此邑令贖以至於斯今乃輟女賈誼新書孫叔敖出遊曰今日見兩頭蛇恐死其母曰今蛇安在敖曰聞見兩頭蛇者必死吾恐人又見之殺而埋之矣母曰無憂汝不死矣吾聞有陰德者天必報之以福果不死又楚惠王食寒葅得水蛭恐不能食令尹入問疾天所奉也疾不為傷是夕王如厠蛭出其久病心腹之積皆愈　元長史　顧提控　河東

埋蛇　吞蛭

記唐韋丹當乘驢至洛陽中橋見漁者得一龜長數尺問其直曰二千韋以所乘驢易之投於水後遇術士胡蘆先生語之曰吾友元長史談君美不容口欲一識君盍偕行乎相與至通利坊扣門延入有一老人鬚眉皓然從二青衣而出自稱元濬之向韋先拜韋亦拜老人曰老夫將死君生之恩德如此何答拜爲韋乃矍然知其黿也稗史太倉吏顧某有所善賣餅江翁被仇嫉盜秦下獄顧訴其寃得釋江感之以其女往曰願將弱息爲公箕帚妾顧却待郎門下辦事一日聞者再居數年顧考滿赴京署韓夫人出趨避焉夫人名而見之曰君非太倉顧提控乎身即賣餅兒也賴某商以女蓄之於之嫁於此秋毫皆君所致也第恨無由報德乃言之於侍郎竟上其事孝宗稱歎除禮部主事直傳文直性好施而甚急不使知恩所從來其仁里閈或貧不自立每陰濟其急不使知恩所從來其仁里閈或貧不自立每陰濟

不使知恩 原 必有餘慶 元史董文

贈視養曾孫 藏活豪士

太子無辜而曾孫孤幼所以視養拊循恩甚密焉史記游俠傳魯朱家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

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德諸所施惟恐見之

繡被飄風 青衣禳火

拾遺記三國槃竺賑生邶死家漢書王忳事詳上二馬廄側有古冢聞夜啼泣聲尋見一婦訴云昔漢末妾將軍乞深埋并敝衣以掩形體竺許之即命造棺槨以青衣爲衫置冢中數十人來云槃竺家當使財物不盡我從火以澤及枯骨故來饗忳知此火當有興者後當臨終取奏縑

種帝王髭送其治 後必有興 左傳方

狀元子 鴻書宋周必大

夢入陰司見判官拷掠一鬼指臣必先訪問外祕莫知禁之曰吾陰德在人後有陰德當位宰相貌陋如此奈何大夢必大顙爲種髭既覺隱隱痛後果相者捋其髭曰帝王髭眞宰相也至宰相封益國公有相有陰德將生子里人皆夢鼓吹

不知何人 當在此女 好行陰德 陰德

李卓吾因果錄馮商南史嚴植之傳植之性慈仁嘗息也

吾歸則彼死矣遂留以待其病愈以所乘馬載之徒步而歸

餘于亭侯　王母使者

晉書孔愉傳愉以討華軼功封餘于亭侯愉嘗行經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鑄侯印而鑄龜左顧三鑄如初印以告愉乃悟遂佩焉　續齊諧記楊寶年九歲見一黃雀為鴟梟所搏墮地寶懷歸置巾箱中采黃花飼之毛羽成乃去是夕夢見一童子向寶再拜曰我是西王母使者往蓬萊過此蒙君採救恩養今當受賜南海不得奉侍矣即以白環四枚與寶曰令君子孫潔白位三公當如此環也後震秉賜彪四世三公清白無比

端受四拜　應享百年

稱史張忠定公上冀旦即營典客請之累夢中所見以所夢告之問平日有何功德耶魚濟云無他長惟未麥熟時以錢三萬緡收糴至明年未麥熟小民艱食之際糶之價值不增升斗亦無高下在我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濟所急公曰承事所以坐某之上也索公裳令二吏掖之端受四拜黃公後裔繁衍在冀路者比比青紫傳允每謂人曰吾在中書時有陰德濟救人命若陽報

少嘗山行見一患者問其姓名不能答載與俱歸為營醫藥六日而死為棺殯之卒不知何許人也　漢書順烈梁皇后父商曰我先人全濟河西活者不可勝數積德必報當在此女也

門容駟馬

庭樹三槐　漢書于定國傳定國父于公里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曰少高大閭門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永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丞史王旦父祐嘗按獄所全活數百人因於庭曰吾後必有為三公者此所以志也

已許不言

未嘗妄殺　稱史明麻城劉仲輔為莊裹公燧大父初不言後夫人白汝耶即檢素所識者曰汝婚之夕家尚貧有偷兒入室公驚起視之公曰已許矣奈何見問乎夫人曰已許不言矣奈萬之兵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

乘魚登岸

徒步歸家　搜神記李進勅以販魚為業夜泊三山浦聞船內魚多作誦經聲乃悉放其魚後進勅墮江中如有所寃乃大魚數百頭也乘之遂登岸

漢和熹鄧皇后紀初太傅禹勤曰吾將還會鄉人疾病可曰

不差吾壽應享百年矣

力止殺降　不孤付託

南副帥欲屠城曹力止之曰此已降不可殺後夢一神人告之曰汝能全江南一城人帝命賜汝城中人爲汝子孫故其後繁盛輟耕錄維揚秦君昭游京師其友鄧爲其主事買一妾屬秦便航附達秦勉強從命抵都下持書往見主事問曰事意不悅以小車取歸踰三日謁謝曰足下長者也昨已作簡報鄧公使知足下不孤付托之意

不就二十命　全活數千人

宋書沈道虔武康人少而愛好老易郡州府凡二十命者皆不就有人竊其菜園者去乃出還見之乃自逃隱候竊者去後漢鄧訓傳永平中理滹沱石臼河欲令通漕太原吏人苦之建初二年訓監理其事考量隱括知大功難立具以上言肅宗從之遂罷其役更用駸駸歲者實億萬全活徒士數千人

守何不爲九卿

後漢袁安傳安按楚獄理其無明驗上出之府丞掾吏皆叩頭爭安不肯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人

父經爲郡獄吏嘗稱曰東海于公高其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決獄六十餘年矣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爲九卿耶故字詡曰升卿

江濱孤孀贈錢百緡　砂積小兒捧珠徑寸

輟耕錄眞州白閣事詳上二侯入齋見小蛇於熱沙中宛轉隋侯愍之以鞭掇入水中還復經此有小兒千一明珠曰昔蒙救感恩聊以奉貺既不受夜又夢小兒曰兒乃蛇也侯驚異曰見一珠在牀頭乃收之

搜神記隋侯

吾初無損何妨共作前人

尹不忍爲且與偕遊聖世

劉禹錫同舍生內不自安物色其人給循趨出向其人曰物固相類生醉語耳歸謂同舍生曰吾失褐初無所損彼得惡安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本當以贓罪鞫人當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

天上人間早訝狀元

漢書袁安傳明王華館一富翁家翁無子一日遣

有種　風清月白空勞少女多情

稗史彙編

妾就王山一紙曰此主人意也上書云欲求人間子王援筆書其旁曰恐驚天上神終不納明日遂行後主人修醮一道士拜章伏地久不起主人訝問曰適奏章至三天門下遇天上迎狀元榜久乃得達因問狀元為誰道士曰不敢言但前神未幾王果狀元及第又參政太倉陸公容少美風議天順三年應試南京館人有女善吹簫夜奔公寢公給以疾與期後夜女退遂作詩云風清月白夜窗虛有女來窺笑讀書欲把琴心通一語十年前已薄相如遲明托故去之是秋領薦

陰德四

晉平原獨無漢紀諡書下舉鈞黨郡國所奏相連及者百數惟平原相史弼獨無所上諡書前後迫切從事坐傳舍責治而得獨無弼曰五郡自有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青曰青州自有平原臣無所脫者其衆待將進御稗史曹彬侍中討蜀初克成都有獲婦女者于一第竅以傳食曰待將進御常密儻之泊事寧咸訪其親以還之無者嫁之其

未識春愁談數沈詹事持要坐丞相論恢復貶筠州

沈方舊一妾年十七八攜與俱行處筠七年既歸妾遂父母猶處于時人以比張忠定公詠會稽潘姬為吉安尉壽詩云昔年單騎向筠州覓得歌姬共遠遊去日正宜供夜宿歸來渾未識春愁禪人尚有香囊愧道士猶攜繡次婦羞鐵石心腸延壽藥不風流處却風流

陰德五

晉詩宋王左揆為鄭紓挽詞曰欲知陰德事看取玉堂人

詔魏文帝詔報何夔曰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今君疾雖未瘳神明聽之矣君其即安以順朕意

讓一

魏武雜事曰辭爵逃祿不以利累名不以位虧德之

謂讓 增書曰誰敢不讓 又曰推賢讓能 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 原周官大司徒職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 禮記曰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 增又曰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 又曰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然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矣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 原又曰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 增又曰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 原又曰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 增又曰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 國語曰讓文之材也 又曰宴享好會不渝其上讓也 漢書東方朔傳曰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 北史蘇綽曰教民以禮義使之敬讓敬讓則不競於物 列子曰爲民者必讓 文中子曰房元齡問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可謂忠乎子曰讓

矣　郤子曰夫讓也者先人後已之謂也以天下授人而不爲輕若素無之也受人之天下而不爲重若素有之也　博物志曰一曰禮讓二曰固讓三曰終讓　魏劉郤人物志曰卑上降下者茂進之遂路也江海所以爲百谷王以其處下也

讓二

原慎子曰堯讓許由舜讓善卷皆辭天子而退爲匹夫　莊子曰堯以天下讓許由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吾適有幽憂之疾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舜典曰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

稷契暨皐陶　增又曰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伯拜稽首讓于夔龍　韓子曰舜耕於歷山農者讓畔漁於雷澤漁者讓長　史記曰古公有長子曰泰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曰季歷季歷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泰伯虞仲知古公意乃亡如荊蠻文身斷髮以讓季

歷　原家語曰虞芮二國爭田連年不決相謂曰西伯

仁人也盍往質焉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則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虞芮之君曰吾儕小人不可以入君子之朝　史記曰伯戡叔齊孤竹君之子也父欲立叔齊及卒齊乃讓伯戡伯戡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　增　國語曰齊桓公自莒返於齊使鮑叔牙爲宰辭曰臣之所不若戡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焉弗若也　原　左傳曰齊侯使管戡吾平戎於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爲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　箋　又曰晉侯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先軫　國語曰狐毛卒使趙衰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　先且居晉大夫先軫子也　軍伐有賞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胥臣先都在　三子晉大夫　乃使先且居佐上軍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衞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故蒐於清

源作五軍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臣將新下軍先都佐之　晏子春秋曰晏子方食景公使至分食之使者不飽嬰亦不飽公致千金以奉賓客晏子不受公曰先君桓公以書社三百封管仲管仲不辭獨辭何也嬰曰嬰聞聖人千慮必有一失愚人千慮必有一得意以管仲失嬰得之　左傳曰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　又曰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又曰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

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　原又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　又曰吳王諸樊元年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棄室而耕乃舍之　瑨呂氏春秋曰楚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素欲封我我辭不受我死必封汝汝無受利地荊楚間有寢丘者其爲地不利而前有妒谷後有妒丘其名惡可長有也其子從之楚功臣封二世而收惟寢丘不奪

漢書文帝紀曰帝初立以陳平爲相太尉周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平欲讓勃位乃謝病文帝怪之平曰高帝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相讓勃

袁盎傳曰盎謂文帝曰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者三東向讓天子者再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遠矣 衛瑄傳曰瑄爲中郎將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功常讓他將 外戚世家曰竇長君少君並退讓不敢以富貴驕人 李陵傳曰陵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甚得名譽 張安世傳曰大將軍光薨議欲拜安世安世免冠頓首曰老臣耳妄聞言之爲先不言情不達誠自量不足以居大位繼大將軍後惟天子財與裁同哀以全老臣之命上笑曰君言太謙君而不可尚誰可者 張延壽傳曰延壽自以身無功德何能以久堪先人大國數上書讓減戶邑又因弟陽都侯彭祖口陳至誠天子以爲有讓 原 金日磾傳曰武帝病屬霍光以輔少主光讓日磾日磾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爲光副 韋元成傳曰韋賢薨子元成當嗣元成心知其非賢旨陽爲病狂臥便利妄笑語既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元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於兄丞相御史遂以元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元成不得已受侯爵 龔遂傳曰遂爲渤海太守數年上遣使者徵遂遂議曹王生願從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

願有所白遂問其故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隱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悅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　東觀漢記曰承宮遭王莽篡位天下擾攘盜賊並起宮遂辟世漢中建武四年將妻子之華陰山谷耕種禾黍臨熟人就認之宮悉推與而去由是顯名　後漢賈復傳曰諸將每論功自伐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　東觀漢記曰竇融光武時數辭讓位不許因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子年十二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以經藝不得令觀天文見讖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循道不願其有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侯國哉　又曰永和元年鄧騭等辭讓不獲遂逃避使者閭詣策功增邑三千戶騭等辭讓不獲遂逃避使者閭詣闕上疏自陳　後漢書曰歐陽博士缺帝欲用桓榮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閎楊州從事皐弘帝曰俞往汝諧因拜榮爲博士榮被服儒衣溫恭有蘊藉辨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

增 又曰劉愷字伯裕以當襲父般爵讓與弟憲逃遁避封有司奏請絕愷國肅宗美其義特優假之愷猶不出

積十餘歲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因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和帝納之詔下有司聽憲嗣爵乃徵愷拜爲郎稍遷侍中愷之入朝在位者莫不仰其風行 原續漢書曰張堪讓先人餘財數百萬於兄子 謝承後漢書曰雷義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陽狂不應命鄉里爲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三國魏志曰太祖署郎原爲丞相徵事崔琰爲東曹掾記讓曰徵事郎原議郎張範皆秉德純一志行忠方清淨足以勵俗貞固足以幹事所謂龍翰鳳翼國之重寶舉而用之不仁者遠 晉初譚集曰張紘見陳琳作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歎美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爲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善之譚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 原三國吳志曰薛綜爲選曹尚書固讓顧譚曰譚心精體密貫道達微才照人物德服衆望誠非愚臣所可越先 江表傳曰程普頗以年長陵侮周瑜瑜折節下之不與較 晉陳壽益部耆舊傳曰李孟元與叔子就同居就有癇疾孟元所有田園悉讓就夫婦紡績以自給 晉鄭袤傳曰泰始中以袤爲司空天子臨軒遣五官中郎將國坦就第拜授袤前

後辭讓遣息稱上送印綬至於十數謂坦曰魏以徐景山爲司空吾時爲侍中受詔譬旨徐公語吾曰三公當上應天心苟非其人實傷和氣不敢以垂死之年累辱朝廷也終於不就遵大雅君子之迹敢不務乎固辭久之見許　許遜別傳曰遜年七歲無父躬耕負薪以養母盡孝敬之道與寡嫂共田桑推讓好者自取其荒不營榮利母嘗譴之曰如此當乞食無處遜笑語母曰但願母老壽耳　稗史彙編曰裴叔則營新宅甚麗當移居時與兄共游牀帳嚴然軒檻疎朗兄心甚欲之而口不言叔則知其意便以讓兄畧無吝色　南齊書謝朏傳曰朏遷尚書吏部郎上表三讓中書疑朏官未及讓以問祭酒沈約約曰宋元嘉中范協讓吏部朱修之讓黃門蔡興宗讓中書並三表詔答具事宛然近代小官不讓遂成恒俗恐有乖讓意王藍田劉安西並貴重初自不讓今豈可慕此不讓耶　南史袒閎傳曰閎弟子曇深以行義稱爲臨城縣罷歸得錢數十萬以買宅奉兄退無私蓄又吳興丘景賓亦以節義聞父康祖無錫令亡後僮僕數十人及宅宇產畜悉讓於兄鎮之鎮之推齋屋三間與之不肯受太守孔山士歎曰聞柳下惠之風貪夫廉懦夫有立志今復見之矣　馮道根傳曰

推與之時人稱焉　趙善傳曰善性溫恭有器識雖位居端右而愈自謙退其職務克舉則曰某官之力有罪責則曰善之咎也時人稱其公輔量　泉企傳曰大統元年進爵上洛郡公企志尚廉慎每除一官憂見顏色寢食輒減至是頻讓不受　隋陸知命傳曰知命以功拜儀同三司賜以田宅復用其弟恪以爲沔陽令知命謂恪非百里才上表陳讓朝廷許之　新唐書溫彥博傳曰彥博與兄大雅共掌樞密彥博以兄弟同在樞密不自安固請他職高祖曰吾虛心相待不以爲疑卿何自疑也彥博雖應命然每退讓遠避機權寮列以此多

道根性謹厚每征伐不言功武帝嘗指以示尚書令沈約曰此陛下之大樹將軍也　歐陽顧傳曰顧以言行著於嶺表父喪哀毀甚至家產累積悉讓諸兄　北史辛紹先傳曰紹先孫少雍與從弟懷仁兄弟同居閨門禮讓人無間焉士大夫以此稱美　陸俟傳曰興安初封俟子麗爲平原王頻讓不聽乃啟以讓父文成曰朕爲天下主豈不能得二王封卿父子耶以其父俟爲東平王麗尋遷侍中撫軍大將軍司徒公復其子孫賜妻妾號麗以優寵既頻固辭不受帝益重之　裴駿傳曰駿子修愛育孤姪等於已子及將異居奴婢田宅悉

之　房元齡傳曰元齡居相積十五年女爲王妃男尚
主自以權寵極隆累表辭位詔不許　王珪傳曰珪與
元齡李靖溫彥博戴胄魏徵同輔政帝以珪善人物且
知言因謂曰卿標鑒通悟爲朕言元齡等材且自謂與
諸子孰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言臣不如元齡兼資
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
彥博濟繁治劇衆務畢舉臣不如胄以諫諍爲心恥君
不及堯舜臣不如徵至激濁揚清疾惡好善臣於數子
有一日之長帝稱善而元齡等亦以爲盡已所長謂之
確論　長孫無忌傳曰冊拜司空無忌固辭讓不許又
曰皇幸居外戚恐招聖主私親之誚敢以死請太宗曰
無忌聰明鑒悟且有武畧公等並知所以委之台鼎無
忌又上表切讓帝使謂之曰黃帝得力牧而爲五帝先
夏禹得皐陶而爲三王祖齊桓公得管仲而爲五霸長
朕自在藩邸即任使公遂得廓清宇內君臨天下以公
功績才望允稱具瞻故授此官毋宜辭讓以爲禮也
天中記曰楊玢仕蜀至顯官隨王衍歸唐以老致仕歸
長安舊居多爲鄰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玢自批狀尾
云四鄰侵我我猶伊罪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元殿基
望秋風荻草正離離子弟遂不敢言　宋史蘇易簡傳

曰太宗嘗名其母入禁中賜冠帔命坐謂曰何以教子成此令器對曰幼則束以禮讓長則教以詩書　文彦博傳曰元豐三年拜太尉帝稱彦博仁宗時建議立嗣有定策功彦博曰如周勃霍光是爲定策臣何功之有　司馬光傳曰光初辭樞副韓琦在魏聞之與文彦博書云主上倚重之厚庶幾道行似不須堅讓也光聞之曰自古被此引壞名節爲不少矣　范百祿傳曰百祿知開封府獄無繫囚寮吏欲以圖空聞百祿曰千里之畿無一人之獄此至尊之仁非尹功也不許　黃裳傳曰裳爲嘉王府翊善一日王侍宴宮中爲光宗誦酒誥曰此黃翊善所教也光宗加勞裳裳曰臣不如朱熹熹學問四十年若名置府寮宜有裨益　杜生傳曰生有田五十畝與兄同耕迨兄子娶婦度不足贍乃盡以與兄而攜妻子去之

元史闊里吉思傳曰闊里吉思防邊爲敵所執誘使降不屈死追封趙王子术安幼詔以弟术忽難襲高唐王术忽難痛其兄死節教養术安過於已子命家臣之謹厚者掌其兄之珍服祕翫待术安成立悉以付之至大二年加封趙王术忽難即以讓术安　巴而术阿而忒的斤傳曰而忒封高昌王其子紐林死長子帖木兒補化請以王爵讓其叔父欽察台叔

父力辭乃嗣爲亦都護高昌王　不忽木傳曰帝欲用不忽木爲丞相固辭帝曰朕識卿幼時使卿從學正欲備今日之用勿多讓也　劉賡傳曰賡兼國子祭酒國學故事伴讀生以次出補吏莫不爭先出時有一生親老且貧同舍生有名在前者因博士以告曰我齒頗少請讓之先賡曰讓德之恭也從其讓別爲書薦其人朝廷反先用之自是六館之士皆知讓之爲美德也　明沈士謙明良録畧曰陶安字主敬上待之厚既而得劉基宋濂章溢葉琛四人上問四人者何如對曰臣謀畧不及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及章溢葉琛上多其善讓　明丘福傳曰福爲人樸愿鷙勇每戰勝諸將爭前效鹵獲福獨後王歎曰丘將軍功朕自知之即位大封功臣第福爲首一明紀編年曰建文元年博士黃彥清閒步於市見兩兒食棗退讓有禮坐其旁觀之食畢餘一棗幼者遜其長者長者不受推讓良久遇匄者舉以授之又見有得紗於街者輒拂其塵置之高潔處以石壓之而去彥清歎曰何風之厚也明日入朝奏之

宋 禮宗 德主 左傳單襄公曰禮宗之主也 仁大 謙光 左傳又讓德之主也

宋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曰夫人之愛子魚曰君不及也子魚即曰臣聞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子魚即曰臣聞以國讓仁孰大焉

尊而光 易謙

晉 奔義 鳴謙 史記索隱奔義激世莫先伯夷易謙卦六二鳴謙

貞吉 沉刀 柚矢 藝文類聚郭翻經河墮刀於水路人不取至淡有爲取者翻因與之路人不取

三四翻曰爾尚不取我豈於向所失處左傳魯哀公十一年齊師伐我及清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及齊師戰於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

採藥 伐桑 論衡泰伯入吳採藥斷髮文身以讓季歷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

身刑餘之人不可爲宗廟社稷主沈約齊記韓係伯襄陽人西土風俗田與鄰畔上種桑以志之係伯每開數尺以避焉鄰隨復侵之係伯輒伐樹更種鄰感其意遂還所侵畔者慙忽敢犯也

推田宅　惟取圖書　周韋世康傳世康性孝友初以諸父並隆貴獨季弟世約宦途不達共推父時田宅與之南史王曇首傳曇首幼有素尚兄弟分財惟取圖書而已

固辭三公　止授九品　周書竇熾傳帝欲以熾子榮定爲三公上謂侍臣曰吾欲置榮定於三事其父固讓今欲賜之重違其志於是贈荊州刺史宋史呂蒙正傳初盧多遜爲相其子起家授水部員外郎蒙正爲相其子亦應授官天下才之蒙正泰甲科及第釋褐即膺制誥多矣今臣男始離襁褓即膺上賜陛下貴人恩澤如此寵命不可乞以臣釋褐時官官之自是宰相子止授九品

富貴已極　筋力未衰　後漢陰興傳陰遷侍中賜爵關內侯帝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蒙陛下貴人恩澤至誠不願帝嘉興之讓不奪其志新唐書房元齡傳元齡進司空仍總朝政元齡固辭帝遣使謂曰讓誠美德然國家相眷賴久一日去良弼如無左右手顧公筋力未衰毋多讓　待罪行間　迎拜路左　宋史神宗拜王德用簽書樞密院事德用謝曰臣武人得以馳騁自効待罪行間足矣且不學不可以當大事不許唐書裴度建節彰義將降卒萬餘人入城李愬具櫜鞬出迎拜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　予不忍聞　臣何敢受　符子于武王岐封子岐封了曰敦勿勿不忍聞之元史姚燧傳太平九年遣正事呂洙如漢武宗面命爲太子少傅拜辭徵四皓故事徵燧燧至武昌尚不敢拜臣何敢受曰昔臣伯父先臣樞嘗除此官禮記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八年謂必後長者　不及小兒　南史蔡興宗傳興宗父廓羅豫章郡還送錢十萬以裨宅直興宗年十一白母曰一家由來豐儉隨時謂兄軌曰兄軌父卒軌羅長沙郡還送錢二千生八年也起二宅先成東宅以與兄五

其子澹曰吾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

分金二段　賜牛一頭　錦囊注

鮑叔子二人結義一日往郊外見金一段相讓不收至回復見分金爲二段天賜與之各執一半古人質樸具傳恂孫養年爲汝南太守郡人惟一牛爭不決忘於郡庭養年見而悽之謂曰汝曹以一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必不爭乃以已牛一頭賜之於是境中各相戒約咸敦敬讓

裁留數畝　遁亡七年

皇甫謐列女傳廣漢汝敦世般富兄弟早孤而嫂貪悋敦數十餘萬悉讓於兄裁留園地數畝以所受田宅奴婢三百餘畝起舍耕作東觀漢記劉般嗣子禮當襲父般爵而稱父遺意致國弟憲嗣爵劉般守彌固蓋王法從善成人之美其聽憲遁亡七年所守彌固蓋王法從善成人之美其聽憲遁亡

韓侯薦相　張老辭卿

唐書韓侯傳帝嘗欲以令狐滈當國俄又謂侯曰滈作宰相或誤國朕當先用卿侯因薦御史大夫趙崇勁正雅重可以準繩中外帝知侯崇門生也數其能讓國語晉悼公使張老爲卿曰不如魏絳乃使魏絳佐新軍

吾安可忘　孤當代敘

後漢寇恂傳賈復部將殺人於潁川恂乃戮之復以爲恥過潁川謂左右曰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簡相如不畏秦皇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區區之趙尚有此舉吾安可以忘之乎周書蔡祐傳祐嘗從征伐爲士卒先軍還諸將爭功祐獨無所競周文帝嘉其能讓

益避箕山　光投盧水

史記禹以天下言勛孤當代其論敘益益避禹之子啟於箕山之陰諸侯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益而謳啟曰吾君之子也乃即天子位是爲夏后帝啟莊子湯讓務光曰智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廉者不虧之古之道也吾子何不立乎務光曰廢上非義殺人非仁人非我也吾享其利非廉也乃負石自投於廬水

一門有二

與馬爲三

南史王僧虔傳僧虔兄弟同三司謂僧虔曰汝一門有二台司實所畏懼乃固辭上優而許之客問其故僧虔曰吾榮位已過無以報國豈容更受高爵乃貽官誘耶又沈慶之嘗乘犢鼻車左右從者不過三五騎履行田間每農桑劇月無人從行遇之者不知三公也及加三望車謂人曰吾每遊履田間有人時與馬爲三無人則與馬成二今乘

此車安所之乎及財賜凡杖並固讓

貊使使拜蕭何爲相國益封君者以淮陰新反有疑君心夫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封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需何從其計上悅三

東將軍封東武侯基上參佐由是長史司馬等七人皆侯

豈敢忘君此

可勵俗史記楚昭王病甚乃召諸公子大夫曰孤不侵之幸也讓弟公子申爲王不可又讓次弟公子結亦不可又讓

其弟公子閭曰王病甚舍其子讓羣臣臣所以許王

君之意乎乃迎越女之子章立之是爲惠王

徵傳徵當封一子縣男以勵俗即許之

奧迎令尹

車避將軍呂氏春秋沈尹筮游於郢五年荊王欲以爲令尹辭曰期思之鄙人孫叔敖彼聖人也工於是使人以王輿迎叔敖爲令尹而國治

唐書魏

如拜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

之相如聞每朝會時當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舍人諫相如曰相與

驚獨畏廉將軍哉吾所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也

老夫何功寡人不

侯晉書王濬平孫皓有功爲王渾所忌范通曰卿功則

美矣恨所以居美者未善濬問故曰旋軍之日角巾

私第口不言平吳功若有及者則曰聖主之威羣帥之

力老夫何功之有王渾得無醜乎

史記太尉周勃迎

立代王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不敢不足以稱

寡人不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向讓者三南向讓

再

異獨屏樹

晉密移藩後漢書馮異爲人謙退不

伐行與諸將逢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爲

整齊每所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

謝承後漢書曰大樹將軍也

晉陳置與鄉人紀伯爲

伯去密移其藩地一尺相避

伯亦讓地自益置界一尺以益伯伯感置所欺又却

凡廣三丈

題詩上頭

韓文獨步

蘇東坡評歸盤谷序歐陽公謂晉無文章惟退之送

李白詩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

章摘陶淵明歸去來辭而已余謂唐無文章惟退之送

李愚歸艦谷序而已生平欲效退之獨步
執筆輒罷因笑曰不若且故謝萬書曰頃東遊還
傳義之與謝萬書曰頃東遊還

先人後己

晉書王羲之傳羲之修治桑果今盛數禁率諸子抱孫游觀其間
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
敦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戒
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
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

禮記君子

自陳至三引

拜數四

漢書孔光傳光父霸為人謙退不好權勢常稱
爵位太過阿意堪之上欲致霸相位霸讓位自
陳至三上深知其至誠乃弗用以是敬之

買宅奉兄推

為國常節

二國魏志太祖北征烏桓軍還論功封畤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人太
祖北征烏桓軍還論功封疇
為亭侯疇上疏陳誠以死
不聽欲引拜之至於數四
自誓太祖
終不受

承父素懷

後魏書高肇子植為濟州刺史
植率州軍討破元愉別將有功
北史韓麒麟孫子熙
當蒙封賞不受云家荷重
恩以膺黜陟之報懇惻發於
至誠

少自修整有學識初子熙父以爵讓弟顯宗不受子熙
承父素懷卒亦不襲及顯宗卒子熙別蒙賜爵乃以先
爵讓弟仲穆兄弟友讓如此

聽復本封

超登大郡

晉書羊祜封鉅平侯其後
詔封為南城侯祜讓不拜
柩詔曰固讓歷年志不可
齊所以存節重違其志令聽復本封
又郤愔傳愔襲爵南昌公
愔為太守愔自以資
欲以愔為太守愔自以資
不宜超登大郡辭讓切至
朝議嘉之

越當茅土

遂成閒田

南史劉靈哲傳靈哲當襲父爵固辭以兄子在
魏存亡未測無容越當茅土朝廷義之齊元
文遙傳初文遙自洛遷鄴惟有田十餘頃以資衣食魏
季宗室被侮有人冒相侵奪文遙即與之及貴其人乃
將家逃竄文遙大驚遣加撫慰還以
與之愧而不受彼此俱讓遂成閒田

解符就學

掛

經辭封謂弟忽都海涯曰吾宦情素薄顧祖父之爵不
敢不辭今已數年矣願以讓弟即解所綰黃金虎符佩
之北學於姚燧仁宗在東宮聞其以爵讓弟謂宮臣曰

將相家子弟其有如是賢者耶後漢丁鴻傳鴻與弟盛同居及父琳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盛不報既葬乃挂衰絰於冢廬而逃去留書與盛曰身被大病不任茅土前上疾狀願辭爵仲公盛字

進飲

逡巡

發言慷慨

晉書阮瞻傳瞻嘗羣行冒熱渴甚逆有井衆人趨之瞻獨逡巡在後須臾乃進其退讓無競如此

吳志魯肅卒孫權以書弔曰僕素書生不閑軍事非才而飲者畢乃進其退讓嚴畯代肅畯前後固辭曰據悔咎必至發言慷慨流涕權乃聽焉世嘉其能以實讓

自有仲齊已經平

晉書井丹傳丹字大春扶風郿人少從蔡伯喈學琴伯喈賞異之曰卿必有成吾以名子子良聘主嶽麓書院而宗人新寓長沙與談經相勢子函史義行傳宋歐陽守道字公權吉州人湖南帥吳潛守道何爲乎即謝去王公子良新曰長沙自有仲齊守道何爲乎即謝去王也字謂澄風韻蕭達志氣不羣從兄戎兄尼甫名冠當澄別傳澄人士一爲澄所題目則二兄子

以孝爲字

年四海不復措意云已經平子

與

雖同名

北史崔挺傳挺五代同居後頻年饑始分析與弟振推讓田宅恭敬廡讓因以孝爲字初潭集顧兄弟怡然欲諸子恭敬廡讓也

卻故雖與伯喈同名

字元歎言爲雖所歎

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若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避君三舍及城濮之役子犯以報也

史記趙孝成王得信陵之矯奪晉鄙兵

退避三舍

子及楚楚子享之曰公子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若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避君三舍及城濮之役子犯以報也

不獻五城

左傳晉公子重耳及秦伯納之文公即位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不祿隱而死文公求之不獲以緜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自言罪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

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

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

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

放出一頭

唐書朱仁軌傳仁軌以書見歐陽修修謂梅堯臣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

不杜百步

執雌持下

史記平原君傳趙孝成王時秦圍趙趙王使平原君求救於楚合從與俱文武備具選於門下得食客毛遂等二十人偕行遂比至楚與平原君論合從利害自薦於楚王王不聽遂按劍歷階而上說王王許諾遂謂平原君曰從定於王矣王左右手也遂十九人於堂下歃而定從於是平原君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多者數千寡者數百今乃於先生而失之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勝之所以報趙王侍從者曰所貴天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今平原君之門下有毛先生而名聞

不以盛滿自責乎　辭榮令終　避名全節　王隱晉書司徒魏舒疏廣是我師也遜位論者以爲晉興以來能辭榮令終未有如舒者

晉書唐彬贊儒宗知退避名全節儒宗彬字也

賦詩明志　著論息爭　遼東土太祖崩奔訃知皇太后欲立德光謂公卿曰大元帥功德及神人中外攸屬宜主社稷乃與羣臣請於太后曰吾以天下讓主上今反見疑不如而讓位焉太宗既立疑之倍名乃立永海上賦詩明志浮海而去晉書劉寔傳寔以世多進趨廉遜道缺乃著崇讓論以矯之其詞曰古之聖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也

札雖不才　熹宜有益　史記吳世家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札謝曰曹宣公之卒子臧去之君子曰能守節矣札雖不

將立子臧子臧去之君子才願附於子臧之義　宋史黃裳傳詳上二

誠請　丁爲理屈　文選任昉爲褚蓁讓代兄襲侯表張以誠請丁爲理屈注張純臨卒謂家丞曰吾無功於時猥蒙爵土身死之後勿議傳國爵於奮上詔奮嗣爵奮稱純遺命固辭帝不奮違命詔收獄

禽惶懼乃受又丁鴻父琳卒鴻當襲封上書讓於弟弟不受遂逃去後因友人鮑駿責之鴻乃感悟還就職

多慚鵁鶄　實愧蜉蝣　鵁鶄之羣匪服叨榮實愧蜉蝣之羽　僕素書生　將稱長者　三國吳書嚴畯事詳上發言慷慨注北史元定傳定累從征代戰必陷陣然未嘗自言其功周文深重之諸將亦稱其長者

情在忘言　辭皆垂涕　王隱晉書杜巳字行齊盧江人薦巳於相府元帝曾欲小王敦爲刺史舉方正顧榮等各情在忘言亭論高儀巳深讓帝答曰吾與足下解十六國春秋前趙錄巳前後十餘表求強路不拾遺曾欲以寔爲鉅鹿太守治任威爲國子祭酒巳固辭張寔爲司徒太保皆垂涕固辭

何患無物　不能爲勞　南史褚彥回傳彥回父湛之卒有兩廚寶物在彥回所生郭氏間嫡母吳縣主求之郭欲不與彥回曰但令彥回在何患無物猶不許彥回涕泣固請乃從之　符子禹讓天下於奇子奇子曰君之佐堯舜勞矣鑿山川通河漢首欲固請乃從之

佐堯舜勞矣鑿山川通河漢首下於奇子奇子曰君之佐堯舜勞矣鑿山川通河漢首無髮股無毛故舜也以勞報子我生而逸不能爲子之

勞矣

不拜僕射官 自爲掖庭令

南史孔靖傳靖遷尚書僕射固讓義熙八年復爲僕射又讓不拜 漢書張安世兄賀爲掖庭令宣帝即位賀已死上追思賀恩欲封其家爲恩德侯置守冢二百家賀早死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彭祖又少與上同席研書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安世深辭賀封又求損守冢戶數稍減至三十戶上曰吾自爲掖庭令非爲將軍也安世乃止不敢復言

詔賜一億錢 願受五百戶

後漢書馮長沙蠻寇益陽荊南皆沒拜緄爲車騎將軍軍至長沙進擊武陵蠻尽前州平定詔賜錢一億固讓不受振旅還京師推功於從事中郎東觀漢記上封朱祐自陳功薄而國大願受南陽五百戶足矣上不許

未有毫髮自效 何敢禋祿受封

文選魏武帝上書讓封武平侯及費亭侯表陛下追念先臣微功使臣得襲爵土祖考蒙光照以自報效食舊爲幸非分未有毫髮以自報效食舊爲幸非之禁臣受不貲之分未有毫髮以自報效食舊爲幸非敢飾詞漢儒青傳上封青三子固辭謝曰臣幸得待上封青三子固辭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獲大捷皆諸校力戰之功也今

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幸裂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伉等三人何敢受封

子產入陳賞辭六邑 魯連救趙笑却千金

左傳鄭伯賞入陳之功饗子展賜之先輅三命之服先八邑子產次輅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曰自上以下降一級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請辭邑公固與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也戰國策魯仲連見辛垣衍不復言帝秦適會公子無忌舉晉鄙軍以救趙秦君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餘已詳前注

居傳張陸臨池則楊柳交垂 國盛衣冠布地則薰華

偏産 初譚集陸慧曉與張融並居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何點歎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舊傳有交讓濱因張陸也 山海經君子國民衣冠帶劍土方千里多薰華之草好讓故爲君子國

讓木　宋江休復鄰幾雜志橘樹直踈枝葉不相妨蜀人謂之讓木　高彬此舉　正史

全編晉唐彬與王濬伐吳爲先驅所至皆下度孫皓必降未至建業二百里彬詐稱疾不行已而先至者爭財後至者莫不高彬此舉　後漢書竇融傳融數見帝不許後朝罷後巡席後帝知欲有讓遂使左右傳出他日會見迎詔融曰日者知公欲讓還職土故命公暑熱且自便今相見宜論他事勿得復言　勇撤皐比　性理尹和靖云橫渠明易道吾所弗及張橫渠贊勇撤皐比一變至道　虎皮曰說者亂道二程深去虎皮談周易及見二程論易次日撤去虎皮坐虎皮談周易及見

卿宅何處　南史胡諧之傳范柏年初爲州將劉亮使出都諮事見宋明帝帝言及廣州貪泉因問柏年卿州復有此水否答曰梁州惟有文川武鄉廉泉讓水又問卿宅在何處曰臣所居在廉讓之間　逢迎心迴蕩　李嶠爲崔神基讓司賓卿表伏承恩制以臣司賓卿芝漁曲臨奬飾逾分逢心迴蕩冰炭交爲　集　飄風其高厲　文選潘岳西征賦臧札飄風其高厲棄曹吳而成節

讓　詩　唐陳子昂感遇詩曰務光讓天下商賈競刀錐

讓　賦　陸肱謙賦曰鑒天道之惡盈將守之以持滿窮易象之明義排溢美於虛誕鑒其體而如卑明其訓而非緩惟德之柄惟行之管是以賢人君子雖百代而同光聖帝明王歷萬古而相纂然則謙之爲義與讓同標苟不由於斯理必災禍而自招是以道映三皇明揚側陋智周萬物詢於芻蕘且聖賢而自貶何凡庶而可驕豈不思行高則憂毀於衆木秀則懼權於飇矧夫陽光正中映土圭而將轉陰靈纔滿隨冥茭以旋銷是故君

子覩之以爲立身之本名彌彰而彌懼功彌高而彌損不躍彼而自上不明我而自混徒觀其退藏好閉養志於恬幽而坦坦卑以譲譲一辭而行將恥於躁三揖而進何有於嫌況於海以卑廣居深山以鎮靜可久楚莊懼功茂而終吉晉文恥戰克以無咎嗟凡今誇彼而競進何不覩斯而自守徒欲毀信廢忠謀計自醜想進德之明義豈見充於虚受曷如君子稱物平施不生頗僻多者用譲爲裒少者用譲爲益不求翰音以待問必復厚德以珍席儻不伐之可嘉庶無媒以托跡

晉羊祜讓開府表曰臣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自出身以來適數十年受任外内每極顯重之地嘗以智力不可强追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慄以榮爲憂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爲衆所歸而荷厚禄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托進功未爲衆所歸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勉外戚事遭運會誠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超然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臣有何功可以堪之蓋聞古人申於見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臣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以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然臣等不能推有德進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版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釣

之間而今朝議用臣不以爲非臣處之不以爲愧所失豈不大哉且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蕪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臣所見雖狹據今光禄大夫李喜秉節高亮正身在朝光禄大夫魯芝絜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禄大夫李膚莅政弘簡在公正色皆服事華髮以禮始終雖歷外内之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　齊任昉爲范雲讓吏部封侯表曰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遠惟則哲在帝猶難漢魏以降達識繼軌雅俗所歸惟稱許郭在魏則毛玠公方居晉則山濤識量以臣況之一何遼落齊季陵遲官方淆亂鴻都不綱西園成市金章有盈笥之談華貂深不足之歎草創惟始義存改作恭已南面責成斯在豈宜妄加寵施以乏王事附嬋之飾空成寵章求之公私授受交失近世侯者功緒參差或足貪闕中或成軍河内或制勝帷幄或門人加親或與時抑揚或隱蓄敵國或策定禁中或功成野戰或盛德如卓茂或師道如桓榮或四姓侍祠已無足紀五侯外戚具非舊章而臣之所附惟在恩澤既義異疇庸實華乖儒者且去歲冬初國學之老博士耳今兹首夏將亞冢司虧名損實爲國爲身知其不可不

敢妄冒陛下不棄菅蒯愛同絲麻倘平生之言猶在聽
覽宿心素志無復貳辭矜臣所乞特回寵命　唐李嶠
為王及善讓內史表曰臣才疎行缺運偶時來榮匪德
遷官由恩達法河象岳升臺歷府行參八命坐陟九霄
彤軒皁騶非振鷺之飾青組丹紱是濡鵷之譏施重丘
山效微涓滴妨賢自久速謗滋深頃因齒髮之衰得蒙
骸骨之賜西河退老非翫經書東海歸閑空求藥餌方
養支離之疾翻成愷悌之恩曲降絲綸重收簪優一作
徵榮槁木責焰寒灰將使策蹇磨鉛入總樞祕牽羸引
憊參典鈞石仰非恩渥顧探心守桑榆且晏蒲柳先秋
方與絳縣老人論其甲子淄川艾耋比其容貌將何以
劉敬金展趨奉玉墀且今百度惟貞九流式序鵷鴻齊
列後又在官可使畫虎承羞豐貂竊幸謬中孚之好爵
辱大雅之能官

論晉劉寔崇讓論曰古之聖王治天下所以貴讓者
欲以出賢才而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欲已之賢也故
勸令讓賢以自明賢豈假讓不賢哉故讓道興賢才之
人不求而自出至公之舉不□而自立矣一官缺擇衆
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才之道也在朝之人相讓於
上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推能讓賢之風從此生矣為一

國所讓一國士也天下所共則天下才也推讓之風行賢不肖灼然殊矣　孫盛周泰伯二讓論曰孔子曰泰伯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鄭元以爲托採藥而行一讓也不奔喪二讓也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者之美皆隱蔽不著王肅曰其讓隱故民無得而稱焉盛謂元既失而肅亦未爲暢也元之所云三跡顯然天下所共見也何得云隱而未著乎三跡苟著則高讓可知亦復不得云其讓隱也蓋泰伯之出讓跡已露不奔喪固一事耳斷髮之言與左丘明文相背又不經也然則稱三讓者其在古公至文王乎周之王業顯於亶父受命於昌泰伯元覽棄周太子之位一讓也假托隱遯受不奔喪之譏潛推大美二讓也無胤嗣而不養仲雍之子以爲已後是深思遠慮令周嗣在昌天人叶從四海悠悠無復纖芥疑惑三讓也凡此三者帝王之業故孔子曰三以天下讓言非直常讓若臧札之倫者

韓康伯辨讓論略曰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而侯王以自稱降其貴者也執射執御衆之所賤而君子以自目降其賢者也

梁陸雲泰伯碑曰夫至仁至德垂風垂化內修訓範外陶氓俗百年之教淳道載凝而百年既終遺愛斯

軫莫不肅虔寢廟著名金石遺其後昆聿遵前典是以禹堂既毀增飾丹青堯碑載焚重覩刊勒泰伯膺慶二儀協靈七曜志輕天下慈深萬物脫屣岐周克讓之風斯舉端委揚越衣冠之俗載成重以仲雍揚波延陵蹈節民習敦厚俗懷忠信憂深思遠千載遺風美哉洋洋致足觀也昔滄洲遁跡箕山辭位志守幽優不越樽俎猶以稱首高節標名往代豈若吾君之子義結民心獄訟載歸謳歌屢請能舍玉魚之貴永襲皮冠之迹悠然獨往信無得而稱焉吳啟金車晉遷紫蓋寔號帝鄉爰是天邑若乃忠人入國悽愴生悲殉義希風懦夫立志

增雜文宋蘇軾論語拾遺曰世言泰伯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民無得而稱之有讓國之實而無其名故亂不作彼宋宣魯隱皆存其實而取其名者也是以宋魯皆被其禍予以爲不然人患不誠誠無爭心苟非豺狼孰不順之魯之禍始於攝而宋之禍誠於好戰皆非讓之過也

恭敬一

增爾雅曰嚴恪祗翼諶恭欽寅熯敬也注曰詩云我孔曰皆謂熯矣諶未詳疏謹敬也

釋名曰恭拱也自拱持也亦言供給事人也敬警也又曰肅肅翼翼恭也

恒自肅警也　易曰君子敬以直內　又曰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又曰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又曰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尚書曰愿而恭亂而敬　又曰同寅協恭和衷哉　又曰接下思恭　又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　又曰敬用五事　又曰出入起居罔有不欽　詩曰凡百君子各敬爾身　又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　又曰敬愼威儀以近有德　又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　又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　又曰敬恭神明宜無悔怒　又曰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禮記曰無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傲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又曰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主敬　又曰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威嚴　又曰賢而弗伐可謂恭矣　又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又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　又曰君子莊敬日強　又曰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　孔子家語曰恭則遠於患敬則人愛之　國語曰恭所以給事

也敬所以承命也　漢書匡衡傳曰欽翼祇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恭嚴恪臨衆之儀也

子牙子曰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凶　徐幹中論曰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行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須而行是故能盡敬以從禮者謂之成人　劉劭人物志曰精良畏愼善在恭謹　張載正蒙曰敬而無失與人接而當也恭而有禮不爲非禮之恭也　性理程顥曰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　朱子曰自學者而言則恭不如敬之力自成德而言則敬不如恭之安　眞德秀曰往昔百聖相傳

敬之一言實其心法蓋天下之理惟中爲至正惟誠爲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爲誠也氣之決驟軼於奔駟敬則其衝繆也情之橫放甚於潰川敬則其隄防也學者倘於是而知勉焉戒於思慮之未萌恭於事物之既接無少間斷則德全而欲泯矣

恭敬二

性理朱子曰聖人相傳只是一箇字堯曰欽明舜曰溫恭聖敬日躋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大戴禮曰昔禹見耕者耦立而式過十室之邑則下　韓詩外傳曰湯

作濩聞其羽聲使人恭敬而好禮　詩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又曰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愼威儀維民之則　國語曰臼季使舍於冀野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從而問之曰臣得賢人當以告公曰子何以知其賢也對曰臣之曰臣得賢人當以告公曰子何以知其賢也對曰臣見其不忘敬也夫敬德之恪也恪於德以臨事其何不濟公見之使為下軍大夫　韓詩外傳曰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境而美之曰由恭敬以信矣子貢執轡而問子曰入其境田疇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　又曰顏淵問於孔子曰回願無勇而威子曰善哉

回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　說苑曰成回學於子路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烏上畏鷹鸇下畏羅網夫人為善者少為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　國語曰齊閻丘來盟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於恭閱焉笑　景伯問之對曰笑吾子之大滿也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今吾子之戚吏人曰陷而入於恭其滿之甚也周恭王能底昭穆之闕而為恭楚恭王能知其

過而爲恭今吾子之教官僚曰陷而後恭道將何爲
說苑曰趙簡子乘敝車瘦馬衣敝羊裘其宰諫曰車新
則安馬肥則往來疾狐貉之裘温且輕簡子曰吾非不
知吾聞君子服美則益恭小人服美則益倨我以自備
恐有小人之心也　漢書曹參傳曰曹參爲齊相聞膠
西有蓋公善治黄老言厚幣請之既見蓋公爲言治道
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　史記季布傳曰季布弟季
心氣蓋關中過人恭謹　漢書朱雲傳曰雲居鄠田時
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　石奮傳曰孝景季
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禄歸老於家以歲時爲朝臣過宮

闕門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焉子孫爲小吏來歸謁必
朝服見之不名有過失不誚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
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請謝罪改之乃許勝冠者在
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訴訴如也唯謹上時賜食
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　于定國傳曰定國
爲廷尉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爲人謙
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禮恩敬
甚備學士咸聲焉　三國志陳矯傳曰太守陳登請矯
爲功曹使察許下議論矯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
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

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元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

荀攸傳曰攸字公達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也汝當盡禮敬之攸曾病世子問病獨拜牀下其見尊異如此　胡冲吳歷曰孫策進軍豫章華歆葛巾迎策策謂歆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歸策年幼穉宜修子弟之禮便向歆拜　世說新語曰裴令公目夏侯泰初肅肅如入廊廟中不脩敬而人自敬　南齊書陸慧曉傳曰慧曉為晉王長史僚佐造見必起送之或語云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陸曰吾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　南史隋何子平傳曰子平幼持操檢敦厲名行雖處闇室如接大賓　唐書姚崇傳曰元宗初立賓禮大臣故老雅尊遇崇每見便殿必為之興去輒臨軒以送他相莫如也　韋斌傳曰斌天性質厚每朝會不敢離立笑言當大雪在廷者皆振裾更立斌不從足雪甚幾至鞾亦不失恭　苗晉卿傳曰晉卿壺關人充河北採訪使嘗入計謁歸壺關望縣門輒步吏諫止晉卿以公門當下況父母邦乎時美其恭　宋史曹彬傳曰彬為河中都監蒲帥王仁鎬以彬帝戚尤加禮

遇彬執禮益恭公府讌集端簡終日未嘗旁視仁鎬謂從事曰老夫自謂夙夜匪懈及見監軍矜嚴始覺已之散率也　又曰彬伐江南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無輕肆者及入見刺稱奉敕江南幹事回其讌恭不伐如此　富弼傳曰弼與人言必盡敬雖微官及布衣謁者皆與之亢禮　文彦博傳曰元祐間契丹來聘蘇軾館客與使入覲望見彦博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　韓億傳曰億性方重治家嚴飭雖燕居未嘗有惰容　呂大防傳曰大防自少持重無嗜好過市不左右遊目燕居如對賓客每朝會威儀翼如　孫復傳曰

孔道輔聞復之賢就見之石介執杖履立侍復左右升降拜則扶之其往謝亦然　范鎮傳曰鎮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粲然成文蘇軾稱爲講官第一

性理程子曰呂與叔閒居中其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　又曰謝良佐嘗宰德安府之應城胡文定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　宋史廖德明傳曰德明爲潭州教授爲學者

講明聖賢心學之要手植三柏於學淳士愛敬之如甘棠　岳飛傳曰師至廬州金兵望風遁飛還兵於舒以俟命帝賜札以飛小心恭謹不專進退為得體　朱熹傳曰熹父松病亟嘗屬熹曰籍溪胡仲原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彦沖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　性理朱子曰張敬夫見識純粹踐行篤實使人望而敬之　宋史曰李道宇貫之雖處暗室整襟危坐肅如也　蔡元定傳曰元定至春陵遠近來學者日衆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有名下拔才簡傲非笑前修者亦心服拜謁執弟子禮甚恭人為之語曰初不敬

今納命　王柏傳曰王柏少慕諸葛亮為人自號長嘯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歎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齋往從何基授以立志居敬之旨　元察罕傳曰察罕幼牧羊野外植杖於地脫帽置杖端跪拜歌舞太祖出獵見而問之察罕曰獨行則帽在上而尊二人行則年長者尊今獨行故致敬於帽　廉希憲傳曰時有宋士之在羈旅者飢餓狼狽冠衣襤縷袖詩求見希憲急令鋪設坐椅且戒內人備酒饌出至大門外肅入對坐出酒饌執禮甚恭且錄其居止　許有壬傳曰有壬前朝舊德大子頗敬禮之一日入見方

臂鷹禽以為樂遽呼左右屏去　韓性傳曰性出無輿馬僕御所過負者息肩行者避道巷夫街叟至於童穉厮役咸稱之曰韓先生韓先生云　明掾曹名臣録曰平思忠吳江人初郡守況鍾官主客與思忠有交承之分至是數延見況執禮甚恭且令二子給侍曰非無僕隸欲使兒輩知公為吾故人爾其見敬如此　夏原吉傳曰原吉以鄉薦入太學選入禁中書制誥諸生或喧笑原吉危坐儼然太祖詢而異之　稗史曰明國子祭酒陳敬宗師道卓立名重一時六館士幾千人凡升堂聽講會饌儀矩整肅雖朝廷之上不能過也　續文獻通考曰明胡居仁以聖學成始成終在於敬因以敬名其齋處家庭如朝堂對妻孥如賓客端莊凝重履繩蹈矩造次顛沛未嘗少違隱微幽獨之際愈加嚴密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以自考

恭敬三

禮輿　仁地

左傳敬禮之輿也　禮記儒行敬慎者仁之地也　正服　去冠

虞隊會稽典録陳瑞字文象為縣卒瑞謙恭敬讓及其居二千石九卿位少年童豎拜者皆正朝服與之抗禮若疾病不能答拜輒俯頷以謝之　左傳楚子次于乾谿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杜預注曰敬齋曰持敬之方莫先主一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大學小學莫出乎此　朱子敬齋箴勿貳

以二勿參以三

原詩美溫溫　雅稱翼翼詩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爾雅翼翼恭也

禮朝日夕月　冬陰夏陽漢書賈誼策曰春朝有敬也續博物志魯有恭士朝日行陰夏日行陽一日之間其恭益甚冬日行陰夏日行陽一年之間其恭益甚

循墻而走　過闕必趨　正考父鼎銘詳下五十奮傳詳上二

危坐榻下　獨拜牀前　謝承後漢書茅容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同輩避雨樹下衆皆箕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見而奇之名諸葛亮每至其家獨拜牀前三國志陳登曰敬而無失則不倨

不偏不倚　有德有行　性理朱子曰敬而無失則不偏不倚

閨門雍穆有德有行　吾敬陳元方

盛服將朝　擁衾達旦　國語晉靈公忠趙宣子使鉏麑賊之晨往則寢門辟矣盛服將朝早而假寐麑退而勤曰趙孟敬哉夫不忘恭敬社稷之鎮也

理黃勉齋曰朱子中夜而寢覺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間自少至老都無惰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於恭

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　魏公子無忌仁而下士魏有隱士曰侯嬴公子從車騎過之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上坐不讓公子虛左自迎侯生侯生執轡愈恭漢書汲黯傳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舉案齊眉　下牀荅拜　後漢書梁鴻傳鴻至吳依大家皐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又樊英傳潁川陳實少從英學嘗怪而問之英曰妻齊也其奉祭祀禮無不荅其恭謹若賓是

未有異文　先投遠狀　北史潘徽傳隋遣魏澹聘於陳主曰敬奉弘慈曲垂錢送徽以錢送爲重敬奉爲輕必恭必敬而不奏澹曰禮云主敬客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孝經宗廟致敬又曰不敬其親謂之悖禮孔子敬天之怒成湯聖敬日躋五經未有異文也不知以敬爲輕竟何所據

未至近邑　投遠狀或以爲太過公曰維桑與梓必恭恭敬

敬止敢不盡禮乎　外齊內一神降人和　性理　朱子曰其主乎外齊其外以養其內一其內以制乎外則神降人和敬事天則人和

拱手危坐　整步徐行　宋史高岫傳太宗曰高岫在大名幕中與朕游處迨逾旬月晨暮對案飲食嘗拱手危坐理鬚勉齋曰朱子未嘗少懈其恭謹蓋天性也及先聖退坐書齋凡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羹食行列有定位乞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　成始成終　不危不溢　朱子自題畫像居敬後漢書光武封功臣策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敬之成之傳爾子孫長為漢藩

如臨父母　若見君臣　易繫辭傳无有師保如臨父母若見君臣　退負殿辟　北史斛律光傳光居家嚴肅弟子辯離跪授辭條　宋史陳恕傳恕每便察必形誚讓恕斂板跽縮退至殿辟負立若無所容吾書庶衷傳衷與弟子辯離跪以授辭或曰今在隱屏

先生何恭之過衷曰顯易撰非君子之志也　體用無忒　夙夜惟寅　性理　張栻曰孔子百世帝王敬齋銘曰動靜不違體用無忒惟書夙夜惟寅　式干木廬　拜孔子墓　周王外紀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為師過段干木之廬必式　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為師過段干木之廬必式　周太祖本紀帝如曲阜謁孔子祠帝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　先拜主人　不遂拜之又拜於墓遂禁孔林樵採　禮記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名下吏　禮記大夫士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　宋史曹彬傳彬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大夫於途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　入德之門　以孝為字　性理　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　燕處敬容　終日危坐　北史李祖傳世祖嘗傳旨無忒惟寅　式干木廬　拜孔子墓　周王外紀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為師過段干木之廬必式　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為師過段干木之廬必式　周太祖本紀帝如曲阜謁孔子祠帝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　先拜主人　不遂拜之又拜於墓遂禁孔林樵採　禮記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名下吏　禮記大夫士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　宋史曹彬傳彬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大夫於途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　入德之門　以孝為字　性理　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　燕處敬容　終日危坐　北史李祖傳世祖嘗傳旨

傳旨欲諸子恭敬　燕處敬容曰李秀才至矣其見敬禮如此　燕處敬容　終日危坐　北史李祖傳世祖嘗傳旨

燕處讓因以孝為字　燕處敬容望見祖輒斂容　晉書陶侃傳侃性聰敏勤於吏職恭而近禮愛好人倫　膝危坐　雞鳴見君子　肆夏得嘉賓　孔叢子雞鳴見古之君子不

忘其敬也　禮記賓入大門而奏肆夏亦易以敬也

恭敬四

增 集木　詩溫溫恭人如集于木

德聚　左傳恭敬德之聚也

奉牋江夏　梁劉勰文心雕龍黃香奏牋於江夏亦肅恭之遺式矣

延升上座　後漢書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鄭元大會賓客元最後至乃延升上座

上堂如揖　正蒙上堂如揖恭也

彥深所重　北史宋士素沉密少言趙彥深引入內省自處機密要近二十年周慎温恭甚爲彥深所重

如對嚴君　禮少儀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徒跣入謝　史記蕭相國世家上使使持節赦徒跣入謝

肉袒親割　禮肉袒親割敬之至也

皮弁祭菜　三國志牽招傳太祖嘗領烏丸遣詣

下席跪伏　以招嘗領烏丸遣詣柳城爲峭王等說成敗之效禍福所歸皆下席跪伏敬受敕教

端笏正立　宋史胡安國傳安國爲應城宰安國爲府教授謝良佐爲應城宰安國必端笏正立目送之

劉君子初　左編蜀劉巴字子初魏陳羣與丞相諸葛亮書稱曰劉君子初甚敬重焉

不敢不禮　魏書表演傳演避地江淮間爲表術所命不能抗然敬之不敢不禮也

恭敬五

原 詩宋鮑明遠還舊廬詩曰蕭裝屬雲旅奉勅承末塗嚴恭履桑梓加敬覽枌榆

朱子感興詩曰放勳始欽明南面亦恭已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猗歟歎日躋穆穆歌敬止戒奭光武烈待旦起周禮恭惟千載心

秋月照寒水魯叟何常師刪述存聖軌

箴宋朱子敬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蠟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無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張栻主一箴曰人稟天性其生也直克慎厥彝則靡有忒事物之感紛紛綸綸朝夕動而無節生道或息惟學有要持敬勿失驗厥操捨乃知出入曷爲其敬妙在主一曷爲其一惟以無適居無越思事靡他及涵泳於中匪忘匪亟斯須造次是保是積既久而精乃會於極勉哉勿倦聖賢可則

銘正考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敢余侮饘於是粥於是以糊余口

宋張栻敬齋銘曰天生斯人良心則存聖愚曷異敬肆是分是昔先民修已以敬克持其身順保常性事至理形其應若響而實卓然不與俱往動靜不違體用無忒惟敬

之功協乎天德嗟爾君子敬之敬之用力之久其惟自知勿憚其艱而或怠遑亦勿迫切而以不常毋忽事物必精吾思察其所發以會於微忽慾之萌則杜其源有過則改見善則遷是則天命不遠於躬魚躍鳶飛仁在其中於焉有得學則不窮知至而至知終而終嗟爾君子勉哉敬止成已成物睠曰二致任重道遠其端伊邇毫釐有差繆則千里惟建安公自力古義我作銘詩以諗國志　元吳澄敬銘曰維人之心易於放逸操存舍亡或入或出敬之之敬其義精密學者於此服膺勿失收斂方寸不容一物如入靈祠如奉軍律整齊嚴肅端莊靜一戒愼恐懼兢兢業業戰栗如見大賓罔敢輕率如承大祭罔敢慢忽視聽言動非禮則勿忠信傳習省身者悉把捉於中精神心術檢束於外形骸肌骨常令惺惺又新日日敢以此語鏤於虛室

智　入智謀先見

爾雅曰條條秩秩智也　釋名曰智知也無所不知也　說文曰慮難曰謀　易曰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又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　又曰知者見之謂之知　又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尚書曰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

又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　又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　詩曰民雖靡膴或哲或謀　禮記曰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　又曰用人之知去其詐　穀梁傳曰知其不可知智也　史記魯仲連曰智者不倍時而棄利　漢書司馬相如傳曰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　宋史常安民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將有大憂則衆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

文子曰神者智之淵也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則心平　原　莊子曰大智閑閑小智閒閒　商子曰愚者闇於成事而智者見於未萌　孫卿子曰言而當智也默而當亦智也　又曰是是非非謂之智　韓　詩外傳東郭先生曰目者心之符也言者行之指也夫知者之於人也未嘗求知而後能之也觀容貌察氣志定取舍而人情畢矣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原　淮南子曰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愚人之智固已少矣　曹　劉邵人物志曰夫智出於明明之於人猶晝之待白日夜之待燭火其明益盛者所見及遠　唐韓愈曰苟

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　柳宗元梓人傳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能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　宋蘇軾曰迫人者其智淺追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又曰聖人爲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

蘇轍曰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用也　性理潛室陳氏曰智居四德之末蓋冬者藏也所以終萬物而始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始之義焉是惻隱羞惡恭敬三者皆有可爲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爲但分別其爲是爲非耳是以爲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合爲一而是非則有兩端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終始萬物之象也

智二　入智謀先見

前漢古今人表曰譬如堯舜禹稷契與之爲善則行鯀驩兜欲與爲惡則誅可與爲善不可與爲惡是謂上智　漢書賈山至言曰文王之時豪傑之士皆得竭其智　尚書大傳曰周公先謀於同姓同姓從然後謀於

朋友朋友從然後謀於天下天下從然後加之蓍龜是以君子謀義不謀不義故謀必成　呂氏春秋曰齊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子曷為請對曰妾望君之入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慚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為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音聲夫人乃以行步氣志

桓公雖不言若暗夜而燭燎也　劉向新序曰晉獻公欲伐虞虢荀息曰君胡不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也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雖然其為人也通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通心則其言之略懦則不能強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數好在耳目之前而慮在一國之後中智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智之下也　戰國策曰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畜積多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其畜多是賦斂重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壑深則

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　說苑曰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比及三年必亡矣後一年而亡弟子問曰昔公索氏亡牲夫子曰比及三年必亡矣今期年而亡夫子何以知其將亡也孔子曰祭之為言索也索也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親也至祭而亡其牲則餘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亡也　左傳曰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　韓子曰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聞婦人之哭也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閒遣吏執而問之則手

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說苑曰隰斯彌見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事事大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史記孔子世家曰魯桓釐廟燔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於桓釐廟乎已而果然

子曰文公種米曾子枷羊猶爲智也　青黎子曰梁
當有疑獄羣臣半以爲無罪雖梁王亦疑
梁王曰陶之朱公以布衣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
公而問曰梁有疑獄吾子決之是奈何朱公曰臣之家
有二白壁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
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
一者倍厚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
從與梁國大悅　說苑曰智伯欲襲衞乃佯亡其太子
顏使奔衞南文子曰太子顏之爲其君子也甚愛非有
大罪也而亡之必有故然人亡而不受不祥使吏迎之
曰車過五乘慎勿納也智伯聞之乃止　史記樗里
子傳曰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滑稽多智秦人
號曰智囊　晉周紀曰魏龐涓伐韓韓請救於齊齊使
田忌等將兵直走魏都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已過
而西矣孫臏謂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而齊號爲怯善
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五
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乃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
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
吾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
步車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暮當至馬陵

馬陵道陿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砍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齊師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果夜至砍木下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相失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　史記藺相如傳曰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與諸大臣謀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有智謀可使於是遣相如奉璧西入秦　戰國策曰今六國相伐適足以强秦天下爲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　史

記漢高帝本紀曰呂后問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　漢書楚元王傳曰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爲穆生退曰可以逝矣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臥申公白生强起之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遂謝病去　史記鼂錯傳曰錯爲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以其辨得幸太子家號曰智囊　後漢書魯

恭傳曰恭祖父臣王莽時爲義和有權數號曰智囊
竇融傳曰融始以豪俠爲名拔起風塵之中及其爵位
崇滿至乃放遠權寵恂恂似若不能已者又何智也
漢獻紀曰韓遂請與曹操相見時秦胡觀者前後重沓
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耶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
但多智耳　左編曰法正字孝直先主用其策取蜀亮
與正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　三國
志魏鄧哀王冲字倉舒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
若成人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
咸莫能得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

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　杜氏通典
曰荀攸從曹公征呂布曹公欲還攸與郭嘉說公曰呂
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爲主
主衰則軍無奮志且布之謀主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
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拔也　魏畧
曰司馬宣王聞諸葛恪死張敬仲縣論恪以爲必見殺
今果然敬仲之智爲勝恪也　晉干寶晉書曰桓範出
赴曹爽宣王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駑馬
戀棧豆必不能用也　三國志夏侯淵傳曰初淵數戰
勝太祖常戒曰爲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

以勇爲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　傅子曰何晏鄧颺夏侯元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辨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鄧元茂有爲而無終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妒前多言多釁妒前無親以吾觀此三人者皆敗德也遠之猶恐禍及況昵之乎　晉紀賈模傳曰模少有志尚頗覽載籍而深沉有智算確然難奪深爲允所信愛每事籌之焉　王隱晉書曰石季倫少多意智敏捷有計畧

晉書明帝紀曰太寧二年王敦將舉兵內向帝微行至於湖陰察敦營壘而出敦正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是必黃鬚鮮卑奴來也使五騎物色追帝帝亦馳去馬有遺糞輒以水灌之見逆旅賣食嫗以七寶鞭與之曰後有騎來可以此示也俄而追者至問嫗嫗曰去已遠矣因以鞭示之五騎傳翫稽留遂久又見馬糞冷以爲信遠而止　南史趙知禮傳曰知禮沉靜有謀謨每軍國大事文帝輒令舉書問之　虞寄傳曰陳寶應常令左右讀漢書臥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寶應蹶然起曰可謂智士寄正色曰覆酈驕韓未足稱智豈若班彪王命識所歸乎　北史裴矩傳曰

矩長而好學頗愛文藻有智數世父讓之謂曰觀汝神識足成才士欲求宦達當資幹世之務　張瓊傳曰瓊子欣尚魏平陽公主瓊常慮其太盛每謂親識曰凡人官爵莫若處中欣位秩太高深爲憂慮欣尋爲孝武所害時人稱其先見　天中記曰楊元感戰敗李密亡命雁門變姓名以教授有同鄉魏先生戲之曰觀吾子氣沮而目亂心搖而語偷氣沮者新破敗目亂者無所主心搖者神未定語偷者思有謀於人今方捕蒲山黨得非長者乎李公驚起捉先生手曰既能知我豈不能救我歟先生曰吾子無帝王規模非將帥才畧乃亂世之雄傑耳吾嘗望汾晉有聖人生能往事之富貴可取李後三年敗追思魏生之言遂歸唐　新唐書杜如晦傳曰每議事帝所元齡必曰非如晦莫籌之及如晦至卒用元齡策也蓋如晦長於斷而元齡善謀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以佐佑帝　裴行儉傳曰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蕭嗣業饋糧數爲寇鈔軍餒死行儉曰以謀制敵可也因詐爲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賊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車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　芝田録

曰令狐楚除守兗州境方旱米價甚高遣吏至公署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問訖屈指獨語曰舊價若干四倉各出米若干以若干定價糴則可以賑救矣左右聽之

流語遍郡中富人競發所蓄物價方平　五代史王朴傳曰朴陳用兵之略非特一時之策至言諸國興滅次第云淮南可最先取并必死之寇最後亡其後宋興平定四方惟并獨後服皆如朴言　王旦神道碑曰西夏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眞宗問王旦旦請敕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德明得詔書慚曰朝廷有人　宋史曹瑋傳曰瑋平居甚閒暇及臨出多奇計

出入神速不可測一日張樂飲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日徐出視事而賊首已擲庭下矣　又曰瑋知渭州有告戍卒叛入夏者瑋方對客奕棋遽曰吾使之行也夏人聞之即斬叛者投其首境上　王駿傳曰天聖中駿嘗使河北過眞定見曹瑋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駿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趙德明嘗使人以馬權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少子元昊方十餘歲諫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而以資鄰國易不急之物已非策又從而斬之失衆心矣德明從之吾嘗使人覘元昊相貌異常他日必爲邊患駿殊未以爲然迨比再入樞密元昊

反帝數問邊事駿不能對及西征失利議刺鄉兵又久未決帝怒駿與陳執中張觀同日罷駿出知河南府始歎瑋之明識　聞見録曰富公見張安道曰人固難知也張公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皇祐間方平知貢舉或薦安石有文學宜辟以考校姑從之安石既來一院之事皆欲紛更之方平惡其人檄以出自此未嘗與之語也　宋史張舜民傳曰舜民慷慨喜論事其使遼也見其大孫禧好音樂美姝名茶古畫以爲他日必有如唐張義潮挈十三州來歸者不四十年當見之後如其言　左編曰傅亮者陝西人李綱與語連日觀其智略氣節眞可爲大將者欲試之乃薦於上以爲河東經制副使　宋史岳飛傳曰張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荆莫敖採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襲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　金史張中彦傳曰正隆時作河上浮梁中彦領其役舟之始製匠者未得其法中彦手製小舟纔數寸許不假膠漆而首尾自相鉤帶謂之鼓子卯諸匠無不駭服其智巧如此　又曰林撚史抗搭工用手箭箭長不盈握每用百數散置鎧中遇敵抽箭以鞭揮之或以指鉗取飛擲數矢齊發敵以爲神其箭皆以智創雖子弟亦不能傳

其法　明王禕造邦賢勳錄曰鄧愈以功封衛國公上稱其智如淵之深不可測也　又曰梅思祖自張王來歸上即授大都督制有云辭項歸劉智同曲逆舍鬻去術識擬伏波語極褒賞之　沈士謙明良錄略曰陶安字主敬上賜對曰國朝謀略無雙士翰院文章第一家劉基傳略曰太祖與友諒大戰鄱陽湖一日數十接礮聲震天太祖坐胡牀督戰基侍側忽躍起大呼趣太祖急更舟太祖如其言坐未定礮擊舊所御舟立碎友諒乘高見之大喜而太祖舟更進漢軍皆失色　康茂才傳略曰陳友諒既破太平將窺應天茂才與友諒有舊爲書紿之友諒大喜問康公安在曰守江東木橋使歸太祖易橋以石友諒至見橋愕然連呼老康莫應退至龍灣伏兵四起茂才合諸將奮擊大破之　洪武實錄曰廖永忠勇而善謀命襲兄楚國公永安職從上征武昌還京上以漆牌二書功超羣將智邁雄師八字賜之懸於門　張輔傳略曰安南黎季犛弒主自立帝以輔爲征虜將軍賊驅象迎戰以繒獅蒙馬衝之箭礮交發象皆反走賊大潰　陳誥傳略曰永樂中授誥刑科給事中嘗言事忤旨命坎瘞奉天門露其首七日不死當被瘞時歎息謂其人曰吾不意今

日乃死於大甕問其故曰咄嗟而不知耶朝廷瘞人當以甕令速死耳瘞者如其言遂得屈伸不死云　李遠傳略曰燕王攻蔚州遠舉城降南兵駐德州運道出徐沛間遠以輕兵六千僞爲南軍袍鎧人插柳一枝於背經濟寧沙河至沛無覺者焚糧舟數萬而還河水盡熱魚鱉皆浮　程濟傳略曰程濟有道術從諸將北征徐州之捷諸將樹碑敘戰功及統軍者姓名濟一夜往祭其碑人莫測後燕王過徐見碑大怒趣左右以鐵椎椎碑再椎遽曰止爲我録碑文來已按碑誅之無得脫者濟姓名正在椎脫處得免　鐵鉉傳略曰燕王攻濟南

鉉與盛庸等乘城禦燕盡毀其攻具城壞輒畫布爲帷夜慕之遠望若城而潛版築其內敵初不敢逼既而覺之發大礮鉉書太祖高皇帝牌懸城上敵相顧不敢發燕王憤甚堰濟水灌城城中人大懼鉉曰無恐賊且就縛令守牌軍士皆哭已而羣呼願降乃出千人城外伏地請命請退兵十里無擾百姓當是時燕王稱兵已踰年僅下永平保定諸州縣旋破旋復堅守不下聞降乃大喜曰得濟南斷南北道即盡疆守金陵不難圖也亟下令退軍受降軍中皆呼萬歲明日燕王乘駿馬張蓋鼓吹徐行過橋及甕城鉉預戒壯士伏城上候燕王入

城下人呼千歲則城上人急下鐵板而別設伏撤橋盡殲燕衆王甫及城城下人遽呼千歲板驟下中王馬首王大驚急棄所乘馬取他馬走橋下伏發斷橋橋倉卒不可斷王鞭馬得疾馳去鉉率衆掩擊大敗之夜復與庸等砍其營燕兵潰走乘勢奮擊斬獲無算遂復德州

單安仁傳略曰安仁爲浙江按察司副使金華民訟丞受金安仁曰丞賢奈何許之令圖所受金長短方員狀圖畢復命諸左證圖之圖人人殊遂抵訟者罪告訐風頓息